



舒菽室續筆

南匯張文虎孟彪

舒菽室續筆

易損上九勿損益之本義曰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顧亭林曰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錢少詹曰惠而不費則其惠可久其惠亦可大故曰勿損益之大得志也案三說相同而錢尤簡要是故子貢問博施濟眾而夫子曰堯舜猶病梁惠王哆然於移民移粟而孟子以爲以五十步笑百步子產以乘輿濟人而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君子之利用厚生自有其大者遠者而媁媁爲仁乎哉

舒菽室續筆

一

禹以治水之功洽於四海皋陶益稷同寅協恭皆所推服受禪易世舜已開其先宜其行所無事舜起自側微未有功績九男斂衽二女刑于非常授受盈廷帖然丹朱之傲沒齒無怨其盛德所化潛移默運蓋不可以窺測然始不見亮於頑嚚傲象後不能式化於商均知家庭之際聖人亦有所窮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憾

丹朱之不肖見於益稷之篇曰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頡頏罔水行舟朋淫于家其言甚簡然史記殷本紀言紂之不善曰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非所謂傲虐乎曰好酒淫樂嬖於婦人非所謂慢遊是好乎罔水行舟某

氏傳解爲陸地行舟則又紂之材力過人手格猛獸之

類鄙意罔晝夜領領罔水行舟二罔字讀爲妄則使丹

朱嗣位一紂而已堯之禪舜蓋不得已也然猶歷試諸

艱乃知堯讓許由必無其事

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文不成義中閒當有脫文史

記殷本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適立太丁之

弟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崩伊訓正義及孟子疏兩引

作二與今立外丙之弟中壬帝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

適立太丁之子太甲與孟子合某氏傳祇據僞伊訓云

及湯沒而太甲立僞元年夫諒陰三年高宗猶行之豈

開國之初而阿衡若是其恕卽以後世而論亦當踰年

舒菽室續筆

二

改元蜀漢章武爲陳壽所譏嗣是而晉惠之永熙愍之

建興簡文之咸安一家繼續有同革命僞古文萌芽於

魏晉之閒安知非豎儒之迎合又安知今本書序非其

所刪亦萬世之罪人也孔冲遠乃謂夏后之世或不踰

年未知何據又引顧氏云止可依經諸大典不可用傳

記小說人固有未讀孟子者邪抑孟子之言固傳記小

說類邪

書序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殷本

紀皆失書又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子蒲姑周公告召

公作將蒲姑周本紀亦失書又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

穀其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殷本紀咸又

下有大戊篇而書序無之

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斲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年

伐密須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

記周本紀惟二年伐犬戎四年伐耆五年伐邠爲異餘

皆同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僂王不足信辨見

而斲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十年乃七年之誤十與

表多有近而譌史蓋與大傳及鄭康成說同張守節乃云十當

作九案周本紀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

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偁太子發蓋亦以

武王蒙受命年不改元此九年卽文王受命之九年若

如守節說則是武王卽於文王崩年觀兵於商也蓋作

僞古文者用劉歆說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

舒菽室續筆

三

而觀兵於商十三年而伐紂故於僞武成云惟九年大
統未集僞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守節遂
據此以糾史公不知兩說自不能彊合也鄭康成本大
傳亦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
蓋調停於史漢間以合多方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之
文然書序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
孟津作泰誓三篇卽如古說武王承受命年不改元自
七年至十一年首尾亦五年矣何不可以釋多方蓋九
年之會乃諸侯好會其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紂已偏
安故諸侯有請遂伐之者然三仁猶在故武王告以天

命未可而後人附會遂以爲觀兵此亦文王僭王及血流漂杵之類也中庸言壹戎衣而有天下孟子言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伐殷無再舉明矣詳見周初歲朔攷

康誥殪戎殷段注說文謂不必與中庸之壹戎衣相牽固亦可毛詩民勞傳戎大也方言殪戎殷猶大明詩云肆伐大商也某氏傳解爲殺兵殷大可發笑而孔冲遠

猶順文而疏之何與

劉器之元城語錄引韓詩雨無極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然則北宋時韓詩猶存也案小序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無極卽以首句名篇正大夫三字連文見於詩中後人脫去首二句而序中又脫極字遂

舒菽室續筆

四

以正字上屬甚無義理讀詩記引董氏說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蓋彼因其難通而強增政字或亦記韓詩雨無下本有一字而正大夫三字本相屬特失卻首二句遂不復憶是極字耳朱子謂首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夫韓詩旣佚自不得據孤文以增益存其說可耳若以長短爲嫌則斯千首章六句次章五句生民首章十句次章八句瞻卬首章十句次章八句載見首章六句次章二句閔予小子首章六句次章四句良耜首章十句次章七句長發首章八句次章四句殊不嫌參差矣

魯頌閟宮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案

周自不窳失官竄於戎狄歷數世至大王又爲狄人所
侵去函內徙于岐蓋商土也翦踐古通見邵學士此謂

重踐中國之地張平子西京賦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

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
翦諸鶉首翦亦讀爲踐踐猶履也猶管仲言賜我先君

履也鄭箋釋翦爲斷失之毛傳訓勤亦未瞭

樂記孔子問賓牟賈曰磬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
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
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蓋春秋時去周初已遠樂
師相傳久失其義故孔子復因其問而詔之商樂名也
疑卽後子貢問樂章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之商彼云

舒菽室續筆

五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又云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
斷又云臨事而屢斷勇也正與此下文發揚蹈厲者大
公之志也義合淫者洋溢之意聲淫及商正是武音因
其發揚蹈厲而疑非武音又疑武王之志荒賓牟賈失
其解耳然則篇末綴子貢問樂一章正與此章相發
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鄭注
本於崇字絕句云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天子二
字屬下讀文義詰絢樂書以天子二字上屬爲句集解
引王肅曰以象尊崇天子也案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蓋
象功成報政於武王也夾振之而駟伐疑指滅國五十
事此注王肅爲優

春秋昭二十年左傳齊侯疥遂疔杜注疔瘡疾案周禮天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疔首疾夏時有瘡疥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疑齊侯夏患疥未瘳及秋而又患瘡故云疥遂疔說文引亦作疥梁元帝顏之推輩欲易疥為瘡段懋堂謂無事自擾信矣素問應象大論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生泄夏傷於暑秋必病瘡秋傷於濕冬生嗽嗽與生氣通天論太同不盡合於疾醫文者彼是先時所伏疾醫文所云乃隨時所感也疔首注疔瘡酸削也首疾頭痛也說文疔酸削頭痛也素問金匱真言論亦云春氣者病在頭

又二十四年左傳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陽氣莫然不動釋文陽不克莫絕句案上文云日過分而陽猶不克此承上來當於克字絕句如杜陸讀則文不成義莫

舒菽室續筆

六

字當屬下為句莫疑辭如論語莫吾猶人也之莫迷間謂當作其似不煩改字

又二十五年左傳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五牲杜注麋鹿麀狼兔正義云以上文已言六畜則五牲非六畜故必解之迷間云麋鹿之屬可謂之獸不可謂之牲案獸與牲對文則異今上言六畜則獸亦可言牲桓四年公羊傳何注云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為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然則獸可名牲矣

論語弓冶長篇宰予晝寢案此蓋是內寢檀弓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宰我

居聖門而忘夫子之教故深責之若當晝而寢恐不至是

顧君尚之據詩伴矣爾游矣優游爾休矣書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謂君臣可相爾汝至孟子時乃以爾汝為輕賤之備予謂稷契篇安汝止禹以備帝金滕篇則爾之備且加於三王孔子備及門皆爾汝門人備之曰子子在回何敢死有是哉子之迂也而子路且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公明高備長息亦曰爾猶近古矣孟子於弟子則備子時世之遷流如此

爾雅釋天疾雷為霆霓郝蘭臯比部云霓字衍東都賦注書鈔百五十二類聚二初學記一御覽十三引竝無

舒菽室續筆

霓字案霓字蓋因下雨霓為宵雪之霓字而誤衍郭注及陸氏釋文皆無釋知其誤在唐以後然今俗本皆如此廣東張刻單注本刪去霓字是矣而改其文曰疾雷謂之霆則不可

冬獵為狩注云得獸取之無所擇邵氏正義以詩疏引李巡說證之足矣又引說文狩犬田也云冬日草枯田犬便於逐利也案田獵用犬豈獨冬狩犬乃火字之譌段注已據韻會改正火田為狩即在下文而依誤本說文為說何也

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邵氏正義據魯頌毛傳說文周禮遂人

注皆言郊外曰野王氏述聞又引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韋注晉語證之以爲毛許鄭高韋所見爾雅皆無郊外謂之牧文蓋爾雅一書經後人增益本各不同引用隨其所見耳素問靈蘭秘奧論王注引此文云邑外爲郊郊外爲甸甸外爲牧牧外爲林林外爲垆垆外爲野不知所據又何本

釋山山嶺無所通溪說文谷部谿山瀆無所通者澗通谷也阜部墮通溝以防水讀若洞瀆古文墮然則通者爲澗不通者爲溪而瀆其總名若墮乃人力所爲故在阜部與防隄相次古文作瀆疑假借字谿不通水故在釋山若釋水之水注川曰溪當卽今之溪字說文無溪

舒菑室續筆

八

字而玉篇水部有之云溪澗谷部溪云與溪通廣韻同漢馮緄碑南征五溪溪字从水山嶺無所通之溪疑亦假借字本當作蹊孟子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趙注山徑山之嶺有微蹊微蹊謂非常由之路蓋卽所謂窮瀆也

釋草拜蒿菴案以拜名草無義古今亦未聞有草名拜者惟說文艸部菴菴草也一曰拜蒿菴於文義不順夫拜字从手自有正義果有此草當附於彼篆下不當附於菴下疑此文拜字當爲拜與馬帚同名猶王彗山莓同名箭也字形相近譌爲拜淺人遂以補入說文而不知與說文引別解之例實不合也

釋蟲密肌繼英郭注未詳錢少詹據赤友氏注肌蛛之屬疑密肌卽肌蛛引說文蠶多足蟲爲證段注說文從

之引通俗文務求謂之蚊蛛廣雅蛛蠖蛛也陶隱居
陳藏器作蠖蠖案說文蠹字从求蓋象形兼聲疑古但
借求字爲之後人加虫旁耳又說文脉齊謂癰脉也脉
爲癰猶蛛爲蠖矣

釋獸時善乘領郭注好登山峰邢疏好登山峰之一獸
也案時善乘領當屬上雖叩鼻而長尾爲一節時猶是
也指是物也善乘領者領古嶺字與上猶如鹿善登木
孫媛善援纒父善顧句法同郭注似本連屬疏本分爲
兩節遂似別爲一獸矣

說文艸部茜已艸補缺从艸酉聲讀若執段本作讀若
俠注云或作陸誤字也案谷部酉他念切又因讀若三

舒菑室續筆

九

年導服之導一曰竹上皮讀若沾導與禪同音茜从酉
聲與執音陸音俠音俱遠疑段本當作讀若陝酉沾禪
皆同部然鉉音直例亦不合

凡鳥之短羽飛凡也市朱切參新生羽而飛从凡从
彡之忍切段云此與彡部參音同形似而義殊案彡部
之參从彡人聲故音之忍切此彡字从凡何爲亦之忍
切邪江甯楊君大琦說文重文考謂參从凡聲讀若殊

引漢書禮樂志殊翠采五色文殊當爲此彡字其說致
確乃段氏既知參與彡異而不悟之忍切之非何與翻

參高飛也當
從羽彡會意

鳥部鷓鴣鷓鴣也鷓祝鳩也鷓鴣鷓也鷓鴣鷓也段云

鵲鵲二篆宜蒙鵲篆類前乃中隔以祝鳩豈轉寫倒易與案段說是也錯本雛下注古滑反此正鵲字之音蓋鵲鵲本承鵲後俗人竄亂以雛篆中隔之而以鵲字之音音雛謬甚

𠂔部鹵驚聲也从𠂔省鹵聲籀文鹵不省或曰鹵往也讀若仍案許書鹵鳥在巢上也象形籀文作鹵鹵从鹵从𠂔亦聲也云驚聲者鳥方鹵而驚也生民詩鳥乃去矣乃鹵古通故云鹵往也讀若仍者之蒸二部互轉也淺人改爲鹵聲不合古音段氏強爲之解何與籀文作鹵本無異形何云不省此五字衍漢人寫鹵作迺蓋是隸變繁陽令楊君碑作鹵尹宙碑作酉宗俱碑作鹵

皆不從

舒菽室續筆

十

木部校木四也漢書趙充國傳校聯不絕師古引說文已同今本律以易之屨校滅趾荷校滅耳義自可通自徐楚金好爲異說遂滋疑義唐本作木田安知非誤不必拘

呂部躬身也从身从呂躬躬或从弓案躬从呂身聲躬从身弓聲疑古有此二體大雅文王篇無遏爾躬韵天空作躬召閔不裁我躬韵弘空作躬今本竝作躬蓋傳寫亂之段氏改或字爲俗許書乃存俗字乎

老部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承老也案易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傳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許君

以孝次考下疑本从考省亦轉注之例承老之老亦當作考卽用易傳義後人傳寫誤作老百文王有聲詩匪棘其欲聿追來孝考聲在幽部欲乃侯部之入與孝不相諧禮器引作匪革其猶猶與孝同部欲乃轉音也

厂部岸上見也从厂从之省讀若躍段注謂當从巾

淺人改爲屮容或有之此字今廣韵集韵皆收入聲十

八藥矣玉篇厂部然讀如躍不知其得聲之由蓋象形

爾竊疑躍乃隹字之譌漢書武紀立后土祠于汾陰隹

上注如滄曰隹者河之東岸特堆堀長四五里廣二里

餘高十餘丈云云正與說解岸上見之文合師古云隹

者以其形高如尻隹故以名云然則隹乃假借字而岸

舒甄室續筆

上

其本字故云讀若隹又邨風新臺有洒毛傳洒高峻也爾雅望厓洒而高岸說文洒滌也無高峻義云望厓洒而高亦與岸上見義同疑亦岸之假借洒與隹聲亦相近

犬部𤝵犬張斷怒也从犬來聲段云此從犬來會意聲

字衍案段說是矣然從犬來會意則似就人之意故心

部愁从𤝵而有𠂔與願之訓此怒字亦衍文

心部愁問也問字誤當依玉篇及左謹敬也从心𤝵聲

一曰說也一曰甘也春秋傳曰昊天不𤝵又曰兩軍之

士皆不愁案說與甘義相近小爾雅國語注皆云愁願

也十月之交正義引作𠂔從心也亦皆與說與甘近左

傳注且也漢書五行志應劭注且辭也則與聞義近文
十二年左傳兩軍之士皆未懋蓋謂皆未肯相下杜解
懋爲缺意反晦段注易問爲肯易甘爲且亦勇於改字
矣謹敬之訓未知所本國語敢歸諸下執政以懋御人
以懋御人猶云以問御人蓋謙

辭

糸部絕斷絲也繻古文絕繼續也反繻爲繻案云反繻
爲繼則繼當从繻可知段本繼作繻而下復出繻篆云
繻或作繻反繻爲繻改篆增文無事自擾蓋見苑鎮碑
袁良碑有作

繻者故巨然
他碑竝作繼

顧南原隸辨去聲十一暮掃唐扶頌夷粵掃搥掃任伯
嗣碑南蠻掃扈引集韻云掃搥不順理也又云掃扈卽

舒菽室續筆

上

掃搥變布爲市案掃隸釋作掄漢隸字原同掄搥卽拔
扈字見後漢書梁冀傳鄭箋以釋皇矣詩畔援拔字从
及隸變作命猶芟之爲芟矣掃字說文云捫持也古書
未有與扈字連文者誤以爲从布收入暮韻偵矣然宋
人集韻已然不自南原始也

益州太守碑魏狻狷獠獫顧云疑卽鬼方凶險各加犬旁
未詳所出案今案牘文字於盜賊名輒增犬旁及改易
爲不祥字樣蓋自古已然

馬江碑終溫淑幘咸曰女師顧疑幘卽貞字加心於旁
案此明用燕燕詩終溫且惠淑慎其身語隸寫慎作幘
稍變其體乃失之眉睫

劉熊碑服骨睿聖顧云服骨疑卽服膺玉篇亦作膺省
膺爲骨殊不可從案作骨疑爛文繁陽令楊君碑正作
膺

逢盛碑才亞后褰當爲師楷隸釋引趙廣漢傳詬笛之
詬音項謂借后爲詬又借詬爲項案洪說甚確東侯二
部同入相轉后自有項音不待借詬爲項顧不通古音
故不以洪說爲然

無極山碑臣耽愚懇隸釋云懇卽懇字顧云集韻願或
作懇非懇字案顧說是也願字唐公房碑作願史晨後
碑作願則懇爲願字無疑

費鳳碑白駒以絜阻隸釋云以絜爲逐顧云字書無絜
字案絜乃遯字也玉篇豚本作絜說文作豸故寫遯作

舒菽室續筆

三

絜

魯峻碑遐邇忉惻顧云忉惻疑卽忉惻案惻乃悼之異
文詩悼彼甫田韓詩悼作蒞到與卓同部故與虐邈權

樂爲韵

此條翁覃溪
閣學已言之

陳君閣道碑此道本有根閣二百餘文案根疑卽柢字
城垣碑氏羌攻口書氏作巨頗類此尺豸柢與邸古通
用柢閣蓋卽邸閣

斥彰長田君斲碑史見勞醕芳馨馥芬案醕疑卽鑄字
韓勅碑張普仲堅案仲疑卽仲字猶仟佰之爲阡陌

婁壽碑糲糲蔬菜之食案糲卽粗糲之糲糲卽荅字說

文谷小赤也廣雅云小豆

司農劉夫人碑圖隊甄采案倅乃倅字疑原碑剝落柳
敏碑作倅

孫根碑至于東叩大虐戕仁隸釋云以戕為殲或為戕
也案戕疑卽陷阱之阱古井阱同字戕仁卽論語井有
仁勇意

武進趙惠甫郡丞烈文眎予以其鄉張皋間編修所著

說文諧聲譜分古韻為中僮薨林巖筐縈綦說干萋隸

指支皮絲鳩萑萑咀凡二十部蓋卽冬東蒸侵談陽耕

幽宵侯魚二十部而其論入聲配部謂以詩韻較其部

以詩中先出字建首分得入聲不韻平聲之部二平聲不韻入聲之部十一

四聲俱韻之部七乃以說文校之詩韻中僮薨林巖筐

縈綦說干皮十一部不韻入聲說文十一部中亦無一

入聲字隸指二部不韻平上聲說文二部亦有去入而

無平上萑皮絲鳩萑萑咀七部四聲俱韻案之說文弟

十一部中八聲奚字讀若非入與平諧也示聲有殺字

二聲有叁字朮聲之述字執聲之熱褻字必聲壹聲皆

兼去入是去入諧也第十四部中是聲提題平寔混入

辟聲繫駢平臂上警嬖去益警易聲多去入通讀弟十

六部之聲有特字平而諧入異聲之翼選去而諧入母

聲之母上而諧入偏聲之富弋聲之代則聲之廁皆入

而諧去不聲則平入上三讀相兼弟十七部由聲之軸

舒菽室續筆

古

笛攸聲之滌儻包聲之雹靴秋聲之葵麥聲之戮戮皆
平而諧入肅聲之蕭簫未聲之某皆入而諧平蚤聲騷
平而轟入九聲之旭及告聲冒聲皆去入通讀第十六
部喬聲之躑勞聲之犖焦聲之噍爻聲之駮皆平而諧
入勺聲之杓入而諧平天聲枳平而沃入小聲宵消平
而削入暴聲卓聲兼有去入第十九部誦聲箒溝平斟
入設聲之穀束聲之款谷聲之裕族聲之嗾豕聲之冢
具聲之暈皆上去入諧第二十部於聲之闕瘕案說文瘕依據
切去聲無平而諧入莫聲則模平而漠冥入庶聲則遮
入聲一讀平而諧入平而蹠入甫聲之薄固聲之涸各聲之輅亦聲之夜昔
聲石聲隻聲乍聲亞聲虛聲皆去入兼讀合之詩韵不

舒執室續筆

爽豪髮凡此皆以今讀求之古音雖未必如是要其聲
部各以類從可以理揣惟詩韵繁干二部不韵入聲而
說文弟七部呈聲有鐵匣聲从口讀通汨弟十部旦聲
有怛宜安聲有頰匱聲有摑虜聲有櫛頗爲不同蓋十
部與十一部關合凡怛摑等字皆後入誤讀本不當爲
入聲案匪風詩怛與發揭韵甫田詩怛與桀韵皆讀入聲鐵字蓋十一部之合匣
字蓋十四部之合聲雖在此字宐在彼說文此類甚多
不足疑也其論本音云求古本音當以說文爲据制字
之始從某聲者其讀皆必如所从但有長言短言之別
如逢字不从逢聲而必从峯省聲詐字不从乍聲而必
从作省聲蓋其得聲正如後世之反切至嚴且密此卽

古人之韻書也古者六書之教八歲入小學則受之未
有知詩而不知韻者至聲音之轉隨時變易古人所作
亦必有依古而不諧者亦必有以我而變古者如孔子
繫易屈子作騷微有變通要其義類相傳必無紊亂字
學既息韻學亦亾許氏說文出學者乃有所依據然其
讀若云者漢人之音不必與古合許讀意在曉今若其
存古自有本字就其出入次第部分秩如許氏之學所
以精也以上二論竝極精瑯而古音論尤為通徹其餘
所論四聲正紐反紐及論合韻絲連繩貫之說刻意求
深反近支離未敢信也其書部為一卷凡二十卷每卷
前列詩音次易繫次屈次列說文全文各以聲類相次

舒菽室續筆

六

後編修子成孫復衍之為五十卷卷帙徒增實不能出
乃翁之範圍二書俱未刊惠甫意欲謀梓予以為宜刊
原本今亦未果故識其大略於此

婺源江氏慎修分廣韻二百六部為十三部一東冬鍾

江上聲董腫講去聲送宋用絳去聲二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哈上聲旨止

誦海去聲卦怪夫隊代廢去聲入聲麥昔錫職德三魚虞模上聲

祭泰去聲媿去聲去聲入聲藥鐸陌四真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軫準

語慶去聲媿去聲去聲入聲藥鐸陌四真諄臻文欣魂痕上聲軫準

聲御遇暮去聲入聲質術櫛物迄沒五元寒桓刪山先仙上聲

阮上聲緩潛去聲銑獨去聲入聲月曷末黠錯屑薛六蕭宵肴

豪上聲顛去聲換去聲諫去聲稠去聲霰線去聲入聲戈麻上聲芻果馬八陽唐上聲蒼蕩

去聲去聲九庚耕清青上聲梗去聲諍去聲勁去聲迳去聲十蒸登上聲拯去聲證去聲澄去聲十

一尤侯幽

上聲有厚勳去聲宥候幼

入聲屋沃燭覺十二侵

上聲寢去聲沁

入聲緇十三覃談鹽添嚴咸銜凡

上聲咸敢琰添廣謙檻范去聲勳闕黠祗

鑑陷

入聲合益葉帖洽狎業乏金壇段氏懋堂又分為

十七部於江氏弟二部別出之哈

上聲紙蟹去聲寘卦入聲麥昔錫弟三部入

聲職德

為一部又別出支佳

上聲寘卦入聲麥昔錫弟三部入

聲陌為一部於江氏弟四部別出真臻

上聲軫去聲震入聲質

櫛弟五部別出先

上聲銑去聲霰入聲屑為一部休甯戴氏東

原又於江氏弟二部別出去聲祭泰夫廢弟五部入聲

月曷末鐸薛為一部

此部無平上二聲高郵王氏懷祖又於江

氏弟二部別出去聲至弟四部入聲質櫛弟五部入聲

黠屑為一部

此部亦無平上二聲於江氏弟十二部別出入聲緇

舒菽室續筆

七

為一部

此部無平上去三聲於江氏弟十三部別出談為一部又

別出入聲益為一部

此部亦無平上去三聲是為二十一部王氏

所分與張氏大同但張氏分冬於東鍾江而無至益二

部故較王氏少一部

休甯戴氏創為陰陽相配同入互轉之論曲阜孔翼軒

氏歸安嚴鐵橋氏皆祖述之而各有同有異詳於續谿

胡春橋氏古韻論竊謂戴以祭泰夫廢配元不若二家

以歌配元之確而疑祭泰夫廢古音皆入聲當并入月

曷末黠鐸薛以為元歌二部之入

段及二家以祭泰夫廢并入脂部去聲非

餐从叔聲叔从尙聲尙古瓦切尙从冂聲骨从冂蓋亦

聲泰滑也段云以曷韵為訓蓋讀如澹牽从大聲讀若

達察从祭聲決从夊聲廢从發聲檜禹貢作楛不能悉數矣廣韻以藥鐸爲陽唐之入聲當以宵配陽魚配唐而徵之古韵陽唐二部牽連不可剖析遂并以隸魚魚配歌我友願尙之氏從之然歌亦陰聲何能相配以宵配侵嚴以幽配侵宵配談又并冬於侵胡又欲并幽於宵紛紛更置訖無確論張王二家但分各部不言相配殆亦難言之也

段氏分質櫛爲眞臻之入以別於諄王氏又分至以別於脂顧君從之以爲眞部之陰聲但有去入無上聲予謂王氏所分止有从至从寔二聲疑古皆讀作入聲如祭泰夫廢之例非獨自爲去聲一部也

舒菽室續筆

六

史記夏本紀貢金三品集解引鄭玄曰銅三色也尙書正義引鄭同案銅三色也文不成義僞孔傳作金銀銅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爲三品索隱云黃金白銀赤銅也蓋鄭注銅上有脫字自裴氏所見本已然

殷本紀言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秦本紀言惡來有力黃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蓋同惡相濟也而秦紀云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黃廉爲紂使北方局校還無所報爲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

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與孟子云周公相武王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不合史公好奇必非其實而下文又云惡來革者黃廉子也蚤死

惡來讒與蜚廉同事紂殷紀云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似非蚤死豈惡來革又一人邪或言蚤死猶言先蜚廉死蓋惡來與紂同誅其時蜚廉出使北方故周公驅於海隅始授首也

殷本紀集解引皇覽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

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索隱云長卿諸本多作劫姓按

風俗通有御氏爲漢司空御史其名長卿明劫非也洪

氏頤熿讀書叢錄云大司空下不得言御史此本作大

司空史御長卿水經汜水注引皇覽作大司空史卻長

卿卻卽御字之譌案卻字俗作却因譌爲劫疑卻字是

御亦形近而譌

舒菀室續筆

九

周本紀九年武王上祭于畢集解引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蓋是民間大誓注據孟子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也然古無墻閒之祭不告於廟而告於墓何也且如此則文王已葬而伯夷列傳乃有父死不葬援及干戈之言索隱以其不可通以爲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案天官書曰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武王誓罪致討豈自以爲邊兵抑以紂爲邊兵而祭之抑謙以比於弋獵乎自古是禴是禡未聞祭及畢星者小司馬之說亦不可通

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索隱尙書謂之伯益賜姓

嬴氏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

其玄孫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大廉玄孫孟戲中
衍帝大戊使御遂世有功其玄孫中滴生蜚廉蜚廉生
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案柏翳與禹同時據夏本紀
自禹至桀十七帝歷十四世則費昌非若木玄孫況加
湯至太戊九帝五世相去益遠則中衍更非大廉玄孫
矣中衍既在太戊時而商本紀大戊至紂二十二帝凡
十二世蜚廉又安得為中衍玄孫之子蓋玄孫曾孫散
文通稱金滕周公告大王王季文王而稱武王為玄孫
哀二年左傳云曾孫蒯聃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不
以世數為限猶詩稱文王孫子曾孫之祿矣殷本紀紂
用費中為

改費中當亦
若木之裔

舒菽室續筆

辛

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驪駟綠耳之駟集
解徐廣曰溫一作盜索隱溫音盜劉氏音義云盜驪駟
驪也淺黃色案盜猶竊也盜驪猶爾雅釋鳥竊玄竊藍
竊黃竊丹釋獸竊毛之類竊淺音
相轉溫乃誤字玉篇又
出驪字小
司馬遽音溫為盜可笑也八駿名列子作騊駼綠耳赤
驥白渠渠黃踰輪盜驪山子穆天子傳作赤驥後又作
赤麓
盜驪白義後又作
白俄踰輪索隱引
作騊駼山子渠黃華驪後又作
赤麓
綠耳索隱引
作騊駼案駟字籀文作騊因譌為騊爾雅回
毛在膺宜乘在肘後減陽誤作渠作俄又誤作義餘皆
傳寫異文八駿事本出附會周本紀絕不載此其潔也
秦本紀正義按年表穆王元年去楚文王元年三百十

八年矣案三代世表不著年周本紀穆王在位五十五年以下其懿孝夷皆無年數厲王三十七年出奔於彘後自共和元年下距春秋魯莊公五年即楚文王元年首尾百五十三年合上其二百四十五年然則其懿孝夷四王共有七十三年張氏何所據所謂年表果何表

郭

秦本紀甯公

後記作憲公見史記札記

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

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案此謂武公德公同

母也魯姬子蓋七子八子之類出子乃庶子也正義云

德公母號魯姬子失其句讀紀又言甯公卒庶長弗忌

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

舒執室續筆

三

其令人賊殺出子生子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

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

殺出子也夫三父廢嫡立庶以其幼耳乃未幾而復賊

殺之其中蓋有不可明言者而史氏略之武公之誅以

殺出子為名實以其初廢太子而立出子之故然吾又

疑出子之被殺實武公主謀而嫁名三父也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正

義云西者秦州西縣王氏雜志謂如正義則正文無河

字吾友顧尚之云此正義誤也呂氏春秋當賞篇說此

事云秦公子連亾在魏欲入時河西正屬魏非秦州西

縣也且單稱西字史記亦無例案下文云秦以往者數

事云秦公子連亾在魏欲入時河西正屬魏非秦州西

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此正河西爲魏地之確證王氏偶未攷耳此條前亦采入札記今以顧說參之殆不然

十二諸侯年表序前序周室之衰諸侯力政孔子明王道次春秋左丘明作傳鐸椒虞卿呂不韋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及漢之張蒼董仲舒皆資之以著書而已乃會聚諸家之說以作表刊史記者見首有太史公曰四字此四字乃總上而說以己意遂提行別起若紀傳之論贊者致爲可笑姚惜抱深於古文義法其古文辭類纂乃亦因之豈未檢覆與其實紀傳論贊亦不必提行然承譌久矣

六國表秦惠公十三年蜀取我南鄭案秦本紀惠公十

舒菽室續筆

三

三年伐蜀取南鄭表伐字譌作我又倒在取下

禮書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函鄒誕生音啗徒濫反案此大戴記文函本作導蓋函讀如啗導聲近相轉猶禪之或爲導也小司馬以爲啗字爛文爲啗再誤爲啗然則何爲音徒濫乎函及與禹貢之覃懷蕩詩之覃及義同

天官書秣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索隱引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元始建斗歲鎮一宿案淮南子天文訓作甲寅元古秣皆託始甲寅此作甲辰疑誤漢書天文志注亦

同

越世家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越絕書吳越春秋

亦云誅誥及其妻子案左傳哀公二十四年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然則吳亡之後嚭復寵於越范蠡之遜文種之誅或由此與

句踐卒子王鼃與立鼃與卒子王不壽立不壽卒子王

翁立翁卒子王翳立翳卒子王之侯立之侯卒子王無

彊立自句踐至無彊凡七君越絕書句踐大霸偁王徒

瑯琊都也瑯琊都瑯琊上句踐子與夷時霸與夷子子翁時

霸子翁子不揚時霸不揚子無彊時霸伐楚威王滅無

彊威王上疑當重楚字無彊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侯子尊時

君長尊子親失眾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

舒菽室續筆

重

君都瑯琊二百四十歲吳越春秋與夷作興夷之侯作

玉餘竝同是無彊乃句踐五世孫以索隱所引紀年攷

之句踐子鹿郢即鼃與立六年子不壽立十年見殺子朱

句立三十七年子王翳立三十六年弒明年大夫寺區

立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忠弒其君苻安蓋即無余之次無

顛立八年薨後十年楚伐徐州案楚伐徐州即楚威王

破越之年然則是無彊十年也據此知句踐至無彊實

八君鹿郢蓋即左傳之適郢與鼃與馨相轉莊子讓王

篇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人薰之

以艾乘以王輿高誘注呂覽乃以搜為翳案三世弒君

謂不壽翳苻安若翳前止不壽耳索隱引樂資以搜為

無頴是也越絕吳越春秋以翁爲句踐孫無不壽紀年亦無翁疑是一人史誤分之紀年不壽之後爲朱句而二書竝作不揚疑取義於我朱孔揚則亦一人也無疆卽無疆而二書以之侯爲無疆子史記反之紀年王翳後有無余之無頴二書及史皆無之樂資謂之侯卽無余之則尙未降爲君長紀年言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無疆前已不都瑯琊諸書各不同要以紀年爲可據惜所紀止於無疆而二書所云尊親爲君長者不可攷矣萬石張叔列傳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布衣溺袴期爲不絜清案陰重是一事常衣二句是一事陰重不泄者集解引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是也常衣云者

舒菴室續筆

書

漢書注云故爲不絜清之事而敝敗其衣服是也張晏云陰重不泄下濕故溺袴韋昭云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皆誤牽二事爲一事師古已辨其非索隱乃仍依違兩可何也師古云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案漢書孔光傳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此亦一證

昔校扁鵲倉公列傳正義每引八十一難又篇末附錄正義八百餘字不著所從出蓋亦雜采難經靈樞之文局中無其書不及檢對夏間偶暇重校補識於此扁鵲者正義黃帝八十一難序云此乃楊玄操序凡所引注亦楊注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脈雖時沈滑而長此二十難文今本作浮滑而長楊注

同據下云陰中篇末附錄正義此文自胃大至肛門四

伏陽疑沈字是難其首百五十二字亦橫尺尺字誤靈樞回腸注謂受

穀而傳於大腸也謂當作胃在受徑一寸半長二丈二

尺靈樞作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徑二寸半靈樞作徑

大半難經與此同然下文肛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

四寸據上合五丈九尺四寸今如此合受水穀八斗七

升六合八分合之一靈樞作九斗二升此腸胃長短受

水穀之數也注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楊

本作長六丈四寸四分分此丈六二字誤倒主藏神注太始南極老人員光之

身元先疑誤主裏血楊注裏主藏意注在助氣主化

穀楊注在胃之其神云光玉女子母云字誤楊主藏

竟魄難經無竟注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鬱也楊注

勃云言其主藏志注校尉尉卿也廷尉胃重二斤十

四兩難經作二迴積十六曲難經作左迴疊積十盛穀

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注言通暢胃氣牽去

穢也楊注作去滓穢也此牽大腸重三斤十二兩難經

斤十脫字盛穀一斗水七升半注其迴曲因以名之楊注其

脫字文口廣二寸半此下至咽門五十三大容五合也

不成義也字衍靈樞至胃長一尺六寸注又謂之咽此咽字誤

難經皆無九節注心肺之系也楊注作即肺之而人多惑也楊注

是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注又名瞋也瞋字誤楊

注作臍前

舒齋室續筆

廣腸下楊注亦作臆疑未作直對上回手三陽之脈下

腸而言大小腸皆迴曲廣腸獨直也亦見難經二十三難注亦楊注也分作三陽三陰未知

是合三丈九尺注厥陰至於項上楊注項作督脈各長

四尺五寸脈度篇作督脈任脈各長四尺注督脈起於

骸頭上於面至口齒縫楊注本作督脈起於寸口脈之

大會此下見難經一難及靈樞五上頭下於面寸口脈之

一周也此度字衍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難經

十度此難經無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難經

脫十字此誤合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楊注本作脈

更始也此得字即復肺氣通於鼻此下見三

大宛列傳于寘之西水皆西流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正

舒敬室續筆

美

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泐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

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案漢書西域傳其河有兩源一

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

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

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

潛行地下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水經河水注云俗謂

是澤為牢蘭海也釋氏西域記曰南河自于闐東迤北

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又引山海經曰敦薨之山敦

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澤又云河水東注于泐澤

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案蒲昌海即今所謂羅布淖爾又

曰羅卜泊沙渚中窪不見傾注之跡故其水亭居不增

減

不減以爲中國河源矣正義牢蘭誤爲穿蘭各本皆同
今金陵局刻已改正

太史公書百三十篇其十篇有錄無書相傳爲褚先生
所補見集解小司馬云景紀取班書武紀專取封禪書禮

書取荀卿樂書取樂記兵書略述律而言兵遂分秭述

以次之三王系家取其策文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

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襍說今案褚

先生在西漢宣帝時何由豫襲班書且其文絕不類卽

將相表傳靳列傳二篇亦在十篇中亦與班書不同并非後人

取補當別有所據律書之謬辨見札記餘皆如小司馬

所言其效輦無謂者如史公封禪書首云自古受命帝

舒菽室續筆

卷

王曷嘗不封禪此爲武帝解嘲耳乃於日者列傳首云

自古受命而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

龜策列傳又云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

不寶卜筮以助善一襲再襲何哉又平準書末卜式言

曰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享宏羊天乃雨此

以結桑宏羊罪案乃樂書於汲黯諫天馬歌後亦云丞

相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當族隱以效封禪書大可笑

也

同治丙寅從獨山莫子偲大令借得游明本史記首有

董浦序云平陽道參幕段君子成喜儲書懇求到索隱

善本募工刻行末題中統二年季春望日校理董浦題

蓋游刻以此爲藍本中統二年當宋理宗景定二年或
以此爲金本金亾於理宗端平元年甲午己二十八年
矣

錢少詹養新錄云明嘉靖四年莆田柯維熊校本

金臺汪諫

刻始合索隱正義爲一書前有費懋中序偁陝西翻宋

本無正義江西白鹿本有正義是柯本出于白鹿矣按

同治辛未冬予從湘鄉曾文正公借閱柯本史記每半

版十行行十八字注每行二十三字首有嘉靖四年鉛

山費懋中序次日錄後題明嘉靖四年乙酉金臺汪諫

氏刊行次三皇本紀其末冊有索隱後序及莆田柯維

熊跋據費序言陝西本有正義缺封禪河渠平準三卷

舒菴室續筆

天

白鹿本無正義與凌稚隆本凡例所云同蓋少詹誤憶

凌則襲費序也

漢書天文志孝成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東方有赤色

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南方有大四五圍下行

十餘丈皆下至地滅案南方有下疑有脫字成紀止云

星隕如雨谷承傳同五行志則云星隕如雨長一二丈

繹繹未至地滅所紀不同然彼文皆爲星隕而此獨云

赤色一書之中不相掩覆何也

五行志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攷異云

紀作二月乙未案下書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此書在

四月前則非六月可知殷秣二月癸巳朔乙未初三日

丁酉初五日未知孰誤

霍光傳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師古曰雋音辭阮反又音宇阮反案雋不疑傳師古曰雋音字亮反又辭亮反此字字及兩阮字皆誤

馮奉世傳子座嗣師古曰座音才戈反案玉篇座才賀反無平聲說文無座字當作座春秋宋有世子座戰國魏有范痤皆以痤為名穀梁傳世子痤亦誤為座蓋其壞文

史丹傳東海鄉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涓曰聚字喻反案聚字習見不必發音蓋本作聚

吳地記婁門本號膠門東南秦時有古膠縣至漢王莽

舒菽室續筆

五

改為婁縣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婁有南武城闔閭所

起曰候越越絕書作北武城莽曰婁治絕無膠縣之說

越絕書吳北野馬櫟東所舍大膠者吳王田也去縣八

十里又云吳北野胥主膠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此與上條疑誤復說文膠燒種

也漢律曰膠田採艸玉篇膠田不耕燒種也廣韻同皆

不言縣名吳郡志婁門秦婁縣所置又謂之膠今謂之

崑山崑山縣東北三里許有村落名婁縣古治所寓也

案其地近古婁縣婁膠聲近遂附會為膠此陸廣微之

誤而范志因之

徐偉長中論今本止二十篇昔校小萬卷樓叢書嘗據

羣書治要補復三年喪制役二篇與晁公武郡齋讀書

志所傳李獻民見本合緒丙子定遠方子聽大令眈

我元人放宋本篇目與今本無異則自宋相傳無足本

矣今附識其字句之不同者於此舊序交援求名元本

以發疾疚元本不以為感當依元本蓋百之一也元本

上卷治學篇若指已効元本法象篇夫以崩亾之困元本

彌留元本多怨而寡非怨當從元本虛道篇遷善懼其不及元本

改惡恐其有餘元本貴言篇而不以為弊也元本藝紀篇

堯舜也元本貴言篇而不以為弊也元本藝紀篇

視民不佻元本覈辯篇孰知其非乎元本智行篇

不若顏淵遠矣元本豈可無一哉元本爵祿篇

芻豢之適於其口也元本下卷謹交篇或長幼而不

舒菽室續筆

三

歸元本疑皆有誤元本秬數篇敬授民時元本上觀前化元本

天壽篇此燒煮之類也元本寔舊勞於外元本

而解以槌擊燒熏元本固臣之節也元本

務本篇而不能元本民數篇在事役均元本

故古元本務本篇而不能元本民數篇在事役均元本

中論務本篇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

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

路故詩刺之曰倚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

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案據此乃指魯莊公今云桓公

誤也倚詩作猗古字假借又亾國篇昔齊桓公立稷下

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

遊於齊所云齊桓公乃田午也然孟子至齊則在宣王時亦誤

素問一書文義奧衍復多舛亂全元起本已有殘缺王冰重爲詮次未必盡得其意林億校正頗引全注識其異同往日金山錢錫之通守校訂此書雖已寫定欲求宋本印證遲未付棗至嗣子偉甫子馨始登劄劄顧君尙之復作校勘記附行之然其中疑義仍亦不少姑記一二如左

外有數條與俞樾甫太史讀書叢錄同者不復及

上古天真論以妄爲常王注寡於信也案自以酒爲漿下五句皆與上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反對此妄字卽上不妄作勞之妄訓爲寡信殊迂闊

舒菽室續筆

三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案此三句與上下文全不相涉下四氣調神大論云賊風數至生氣通天論云雖有賊邪弗能害也又云故風者百病之始也金匱真言論云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藏邪氣乃發乃言風邪之理或是彼篇錯簡然文氣不接恐尙有脫文

月事以時下注所以謂之月事者平和之氣常以三句而一見也案此注仍未醒豁當云陰法月月盈則虧故月事以時下

此其道生注惟至道生乃能如是案經文四字文不成義富有缺誤注乃強解

生氣通天論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注
言因天之寒當深居周密如樞紐之內動案此下因於
寒因於暑因於濕因於氣皆言病源欲如運樞云云乃
各項病狀林億引全注本作連樞云陽氣定如連樞者
動繫也蓋謂寒氣收斂陽爲所束故不能適意則勞擾
不安而神氣不得靜也王本誤連爲運而強爲之說非
經意也欲字疑誤詳全注當是動字

陰陽離合論陰陽類類注類類言氣之往來也案字書
韻書絕無類字據王注則卽易咸九四憧憧往來之憧
字也从心从童京房作憧憧音昌容反故林引別本作
衝衝亦本作衝也

舒菽室續筆

三

陰陽別論陰陽結斜案斜乃糾字誤

移精變氣論外無伸宦之形伸宦字不可解或以爲仕
宦之譌案林億引全本伸作昷疑昷乃聳之爛文

脈要精微論岐伯曰反四時者有餘爲精不足爲消應
太過不足爲精應不足有餘爲消陰陽不相應病名曰
關格林云詳此岐伯曰前無問案此三十九字突出與
上下文不接下玉機真藏論篇脈反四時帝旣再拜
稽首著之玉版其文已畢下五藏受氣云云仍岐伯之
言而上無岐伯曰三字疑此文卽彼篇錯簡

三部九候論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九句林云詳自上部
天至此一段舊在當篇之末義不相接今依皇甫謐甲

乙經編次例自篇末移置此也案岐伯對帝先言下部
次中部次上部故下文亦先言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
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次及中部次及上部次及五藏
之敗三部九候之失次及可治之法並無缺文篇末九
句複衍無義林既悟其非而漫移於此亦蛇足矣宐刪
通評虛實論岐伯曰脈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注言尺
寸脈俱虛林按甲乙經作脈虛氣虛尺虛此少一虛字
多一上字王注言尺寸俱虛則不兼氣虛也案下文明
列氣虛尺虛脈虛三款蓋此文脫誤若如王注則一脈
虛而已

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注寸虛則脈動無常案經文明

舒藝室續筆

三

云言無常何得以脈動解之林引楊上善云氣虛者瞳
中氣不定也然則言無常謂言語不屬正與下行步愜
然相對

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傷者一足
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注經太陽謂足太陽也手太
陰五謂魚際穴在手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脈案經文先
言手太陰次言經太陽注乃先釋經太陽又經祇手太
陰經太陽手少陰足陽明注又增手太陽足少陽此節
論刺驚癩刺霍亂則已注在前節而此注末云悉主霍
亂疑傳寫錯亂

刺熱篇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注顴骨謂目下當

外皆也案榮顙者色之見於面部者也言顙不必言骨
林引楊上善骨字下屬是

大奇論并虛爲死注腎爲五藏之根肝爲發生之主二
者不足是生主俱微故死生主當作根主

脈解篇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案萬物二字
空衍上節云所謂強上引背者陽氣大上而爭是其例

刺齊論黃帝問曰願聞刺淺深之分岐伯對曰刺骨者
無傷筋全篇案上篇刺皮無傷肉云云誠其太過已言

之矣此又云刺骨者無傷筋則恐刺深者誤傷其淺也
然文似有倒亂當云刺骨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脈刺

脈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皮下文當云刺骨無傷筋者
鍼至骨而去不及筋也刺筋無傷脈者至筋而去不及

脈也刺脈無傷肉者至脈而去不及肉也刺肉無傷皮
者至肉而去不及皮也末節又解上篇之意亦有脫誤

當云所謂刺皮無傷肉者病在皮中鍼入皮中無傷肉
也刺肉傷脈者過肉中脈也刺脈傷筋者過脈中筋也

刺筋傷骨者過筋中骨也刺骨傷髓者過骨中髓也中
脈中筋中骨中髓之中當讀去聲與下篇刺中之中同

此與上篇本當爲一篇蓋後人妄分

調經論洒淅起於毫毛注洒淅寒貌也林引甲乙經洒
淅作淒厥太素作沍沂楊上善云沍毛孔也逆流曰沂

謂邪氣入於腠理如水逆流於沍案淒厥亦寒貌與洒

舒菽室續筆

壽

浙文異義同泚與洒形近而譌泚則浙之壞文刺要論云泚泚然寒慄皮部論云邪之始入於皮也泚然起毫毛開腠理泚皆浙之誤楊訓泚爲毛孔未知所本且如其說則當作泚泚矣

四時刺逆從論刺五藏中心一日死案自此至篇末與上帝曰善三字不相蒙當有脫文

文選阮嗣宗詠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趙李六臣皆無注或據漢書何竝傳有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蓄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爲證案谷永傳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搦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疑卽趙季李款然何竝爲潁川守而谷永所言是長安中

舒菽室續筆

三

事於咸陽尤切

舒菽室續筆

終

舒之執室

餘筆

辛巳仲夏
筆事胡公壽署於



舒之執室
餘筆

南匯張文虎孟彪

詩周南葛覃序云后妃之本也次章傳云古者王后織
玄紵公侯夫人紘緹卿之內子大帶命婦成祭服士妻
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明是言婦人已嫁之事故三
章末云歸甯父母傳曰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箋云言
嫁而得志猶不忘孝其解本同乃續序以為后妃在父
母家志在女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以
言告言歸為于歸之歸故其傳云婦人謂嫁曰歸夫女
將于歸必自告於師氏邪然序又云則可以歸安父母
則末句仍以歸甯連文而陳氏奠傳疏則讀可以歸截

餘筆卷一

句於文義不順未知果得傳意否古經不詳家庭婦子
相見之禮歸甯無文抑有而傳者佚之故說經者以為

始自春秋陳疏以父母在則有時歸甯耳七字為箋文誤入傳

卷耳詩蓋文王入朝於殷或奉命征伐后妃念其行役
之苦而作金罍傳云人君黃金罍則我者我文王也若

如續序則后妃自我乎我臣下乎兔置詩則墨子尚賢篇

所備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是已而序又云后
妃之化然則文王之求賢好德皆賴後宮矣

芣苢序云后妃之美也續序益之云和平則婦人樂有
子矣有子之云附會於逸周書王會解彼文本云康民

以桴苢桴苢者其實如李倉之宜子說文艸部苢芣苢

一名馬易其實如李令人宜子从艸曰聲周書所說陸
璣義疏云馬易一名車前放本草車前無宜子之說亦
不似李黃公紹韻會改其文爲如麥節說耳車前賤艸
隨處有之詩在文王時而猶待王會時貢乎段注云凡
云一名者皆後人所改爾雅音義引作芣苢馬易也可
證竊謂此說是也說解原文祇此三字餘皆後人妄增
蓋爲續序所惑

漢廣三章駒與萸韵傳云五尺以上爲駒與隱元年公
羊傳解詁合陳風株林駒韵株小雅皇皇者華駒韵濡
驅詎皆侯部字小雅角弓駒韵釋文於彼兩詩引別本
作驕說文亦云馬高六尺爲驕蓋所聞異也而於韵不

餘筆卷一

二

合或遂欲據彼文以定此章駒字亦爲驕陳疏又謂大
夫乘驕林傳大夫乘駒陳漢廣游女非大夫驕爲攝

盛然則次章之秣馬攝諸侯與何云諸高誘兩注淮

南子馬五尺以下爲駒與此傳上下字不知孰誤

汝墳序道化行也蓋商人遭紂之暴慕文王之德而來
歸耳兩君子及父母皆指文王續序乃云婦人能閔其

君子猶勉之以正三復詩言及毛傳全不相涉

召南甘棠三章召伯所說傳說舍也箋云說猶舍息也
案天官掌舍鄭注舍行所解止之處說蓋稅之假借字

稅有斂義故云舍息猶言稅駕

羔羊詩素絲五紵素絲五緘素絲五總紵緘總皆數也

本王氏述聞

江都汪氏

中釋

三九曰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

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其說臆矣而未盡也一二三者數之少四五六者數之中七八九者數之多此三等之數猶論語言始有少有富有也此詩之五紵五緘五總言五不變而純絨總不同騶虞之五豝五豨亦言五不變而豝豨各異王風采芣之三月三秋三歲言三不變而月秋歲遞進鄘風干旄之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良馬六之則舉三中數標有梅之其實七其實三則舉自多至少兩數皆約略言之非指實數凡見於經傳者不勝舉可以類推

餘筆卷一

三

邱風柏舟序泛云仁而不遇也續序以爲衛頃公時鄭譜從之未知何據列女傳謂衛寡夫人所作潛夫論云貞女不二心以數變今以第二章審之疑衛之宗室諫於其君被讒而退猶不忘君也曰我心匪鑿不可以茹者傳云鑿所以察形也茹度也謂以鑿照物一過卽空也大雅烝民柔則茹之方言云茹會也謂如會之下咽與度義亦近而我心不能忍置也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者宗室之親豈伊一人而已則孤立無助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北宮文子引之以譏楚圍毛傳訓選爲數似詰筭說文選遣也遣縱也蓋謂人之威儀不可以或縱乃己則自盡其道而爲羣小所嫉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說文

迭更代也微者猶小雅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也鄭箋於此微字訓虧傷於彼訓不明其義同蓋以君之過比日月之食也曰心之憂矣如匪澣衣者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其更人皆仰之如衣污之宜澣猶冀其君之改過也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則卽首章以敖以遊之意蓋無可柰何之想也嘗以離騷微之我心匪鑿不可以茹所謂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所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齋怒也曰愠于羣小所謂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馱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也心之憂矣如匪澣衣所謂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餘筆卷一

四

閨中旣窳遠兮哲王又不悟也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則卽駟玉虬以乘鸞兮溢埃風以上征以下至終篇云云也屈子亦楚之同姓故所言與詩人略同而詩言甚簡騷則曲折盡情可以互證或以爲莊美作亦近之

燕燕二章之子于歸遠于將之案文十五年公羊傳解詁將送也又見釋文然則遠于將之卽上云遠送于野下云

遠送于南毛傳將行也義雖近而不若訓送之直截故集傳從之

凱風序美孝子也蓋其母歉子之奉養故七子作詩自責而續序乃云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則其詩雖云自責實招其親之過何云孝子而

孟子猶以為親之過小乎

匏有苦葉序刺衛宣公也蓋謂衛宣公時之詩耳續序

乃云公與夫人竝為淫亂竟如歇後語則何以解後二

章乎今三復詩意則疑當淫亂之時獨有守禮自好之

士不隨污俗故詩人美之也 匏與瓠一類而二種匏

苦瓠甘瓠可食瓠不可食碩人齒如瓠犀南有嘉魚甘

瓠纍之瓠葉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幽風八月斷壺壺乃瓠之借字八月瓠老

取以為種此謂瓠也此云匏有苦葉瓠甘葉亦甘公劉

酌之用匏則謂匏也詩言匏瓠迥別而後世混其侷故

毛傳云匏謂之瓠瓠如瓜而長俗亦謂之扁蒲玉篇瓠疑即匏而扁小者徑不及二寸大者如槃有徑二三

餘筆卷一

尺者又有長而束腰者其小者用以為酒器如公劉詩

所侷郊特牲器其大者用以濟渡莊子逍遙遊今子

有五石之瓠此瓠也而侷瓠其相混久矣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

江湖釋文引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

以自渡魯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此斷章取

義以示必濟叔向曰夫匏不材於人其濟而已章注佩匏可

以渡水也論語吾豈匏瓜也哉勇能繫而不食亦謂匏

止可以備濟渡而不可食也匏春種夏實必經霜葉落

然後乾之以待用說見宋嚴氏詩輯今止云匏有苦葉則未知

為葉之始生而未有實抑葉之未落而不可用蓋詩人

見此而興起其感耳 深厲淺揭以徒涉言濡軌以車

濟言高郵王氏謂不乃語辭見經傳釋詞傳中由輈以上為

軌軌上脫濡字皆甚塙其謂輈乃軸字誤見述則未必

然此輈字正是入輿下四尺四寸之輈考工記六尺有

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軹與軹房四尺也軹

謂之軌亦謂之車轄頭蓋軸之兩端也軸貫輪心當半

輪之高軸上為軹兩軹在軸之中軹與軹共厚七寸故

加於三尺三寸之高為四尺也輈之入軹下者四尺四

寸當兩軹之間軹謂之伏兔是輈在軸之上即在軌之

上水至此則軌沒於水故云由輈以上為濡軌也輿之

廣如輪之崇記云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軸之任輿者亦如之

而其兩端出轂外兩軌之間即兩輪之所踐故轍迹亦

餘筆卷一

謂之軌其實一事也若為軌前十尺之輈則豈特濡軌

而已傳言飛曰雌雄走曰牝牡徵之爾雅信然然釋

鳥鷓鴣其雄鷓牝痺則亦有通用者昔人舉南山之雄

狐牧誓之牝雞顧氏日知錄舉無羊之以雌以雄又廣

及左傳莊子焦氏易林山海經皆古書以見其不可拘

予謂雉鳴求牡亦止言女之自媒求匹而佞毛者必謂

以飛雌求走牡則曲禮云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說文云駃騠馬父羸子也羸驢父馬母也何以以人之

侖通於畜乎古禮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見荀月令季

秋之月鴻鴈來霜始降故曰雝雝鳴雁又曰士如歸妻

迨冰未泮此昏娶之時也男先乎女無媒不交無幣不

相見如乘舟者必待舟子此昏娶之禮也今求匹之女
既非其時又無其禮如無匏而厲涉濡軌而亂流此所
謂自獻其身守禮之君子所不受也 或言濟卽泉水
出宿于沛之沛二字古通

谷風序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
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此詩毛傳甚明集傳意亦相
近惟辨說云亦未見化其上之義則果矣大序云國史
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吟咏性情以風其上故凡
風俗之善則歸美於上風俗之惡則歸刺於上周南全
詩皆屬於文王之化后妃之德邶鄘衛以下多有民間
之詩而動曰刺某君刺某君蓋人君不能修德則其下

餘筆卷一

七

化之故往往斥及其君太王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而孟子以爲由古公亶父之好色亦猶是也衛自莊公
寵其嬖妾而疏莊姜民習其化淫新昏而棄舊室詩人
傷焉其義灼然而云未有以見化其上之義蓋決於駁
小序耳 龜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蓋

始來之時相約如此德音莫違所謂言猶在耳也 中

心有違不忍去也不忍去故行道遲遲也 孔子之去魯
也亦畿門內也者不踰梱也國語夫人送王不出門屏
此意畿門內也者不踰梱也國語夫人送王不出門屏

孟子母之送女止於門婦人之禮耳丈夫之送賓亦止

於門則薄矣 陳氏毛傳疏引白虎通出婦蓋此時視之

如荼而昔日新昏之時甘如薺也詩中三言晏爾新昏

三章五章皆憶舊三章則斥新人 涇指新人渭指舊

室涇以渭濁蓋新人必有以己之濁誣其舊室者湜湜

其泚猶古詩云水清石自見也晏爾新昏不我屑以則

淫昏者不能辨別耳舊解皆以涇喻舊室渭喻新昏惟陳疏得之葑菲荼薺

梁笥皆據平日勤儉習苦者而言 莊二十七年公羊

傳注婦人有三不去嘗更三年喪賤取貴有所受無所

歸亦見大戴記本命及家語今詳三四五章則嘗與共貧賤矣共患

難矣三年之喪亦患難也且云既生既育則已育子矣云以我御

窮則資以爲養矣而不念昔者武怒而遣之則不仁實

甚李迂仲云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

棄予得此詩之旨矣

餘筆卷一

式微中露泥中毛傳皆云衛邑於古未聞集傳解中露

爲霑濡泥中爲陷溺案中露猶言露處載馳序云國人

分散露於漕邑是也或云露當爲路孟子率天下而路

是也泥中李迂仲解爲泥塗蓋衛雖處黎侯於東地而

待之不以禮如齊景之於魯昭耳

簡兮序刺不用賢也蓋旁觀之詞惜其有材如此屈於

伶官不得如兔置之武夫爲國干城故末章思有君如

文王者耳集傳乃以爲賢者自言夫自偁爲碩人自狀

爲僕僕自詡有力如虎豈東方生滑稽之流邪惟舊作

三章章六句集傳作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則得之
泉水二章追憶之詞三章則設想也嚴華谷云涕禰以

下以女子有行言之則爲嫁時宿餞之地干言以下以
過臻于衛言之則爲思歸而宿餞之地語簡而義塙陳
疏以還車爲大夫反馬殆非

北風序刺虐也衛國竝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去焉辨說云衛以淫亂亡國未聞其有威虐之政故
集傳以爲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
也案三章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赤者狐也而以爲匪
狐黑者烏也而以爲匪烏亂政者小人也而以爲匪小
人則朝廷之黑白亂矣然則北風雨雪凝陰之象可知
小人成羣賢者相率而退耳其虛其邪旣亟只且蓋設
爲問答之詞問曰猶可以徐徐乎答曰去之惟恐不速

爾

餘筆卷一

九

靜女序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集傳以爲淫奔期
會之詩案蓋亦化其上耳黃東發云靜女其姝乃奔者
自相偁美之辭語類云靜女者猶無良而曰德音毛傳泥於定九年左
傳之論乃曰女德貞靜而有法度與序全不應不知鄧
析私造刑書駟歛殺之正義以爲殺之不爲此書夫而私造刑書固有可殺之道已而
用其竹刑故君子論之謂旣用其書不當殺之比之靜
女雖淫而有取於三章之彤管則不遺其詩蓋斷章取
義之意故上云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曰
邪則不以此詩所云眞爲靜女可知城隅卽桑中之期
貽我彤管自牧歸荑亦貽我握椒之類李迂仲亦云其取之

者以彤管之言與宮中女史事偶涉耳其實援引不倫所論亦未塙若因竹刑而殺則其書不當用若因他罪而殺則宜論其罪何如苟罪有不可赦則用其書之刑刑之而已

新臺詩刺衛宣瀆倫無恥強爲偃仰以說婦人籛篠似

斥言牀第不鮮不殄皆謂其粗惡譬喻之辭殄字鄭讀爲腆

是也不殄猶之不鮮毛傳訓絕非

鄘風柏舟序言衛共伯蚤死蓋得其實史記衛世家之言不足信也序偶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則共伯未昏然詩三言兩髦共姜何以見之曰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

餘筆卷一

十一

之夫死亦如之蓋共伯雖未昏而已有吉日共姜亦必如禮往弔故得而見之也既弔而歸父母欲奪其志故作詩自誓天者呼天而誓之獨呼母者婦女之常毛傳訓天爲父不詞

牆有茨言之長也長謂委曲不可盡集傳云託以語長難竟義亦同毛傳云惡長也不成文義陳疏云言君之惡長案此自謂昭伯及宣姜於惠公無涉君指何人

定之方中序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傳云

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

其體與東辟連正四方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韋注

云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與毛鄭合皆言昏正

無異說南海曾氏劍

見所著毛據春秋僖公二年春王

正月諸侯城楚丘謂徙居要在正月後安得至小雪時
疑方中爲斥且中當爲夏時四月其意謂方城時不及
徙又似疑毛鄭所云當在是年夏正小雪節者則惑之
甚矣夫春秋經書春王正月乃周正建子之月以三統
術推之是年天正月戊辰朔年前十二月己亥朔甲子
小雪則正月朔距小雪止五日故陳疏以爲魯僖公元
年十二月事案左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
書所會後也杜注諸侯旣罷而魯後至諱不及期故以
獨城爲文蓋築城非一日之功至是而已畢且是時衛
實露處或不待其功畢而始徙也此可釋曾氏之疑

餘筆卷一

十一

蝮蝮詩蝮蝮在東莫之敢指朝躋于西崇朝其雨案日
乍出而虹見於西則兩日將落而虹見於東則兩止虹
者太空之氣與雲氣相雜日射之而成影如日射水中
倒影於上亦或成五色文也禮記樂記地氣上齊鄭注
齊讀爲躋躋升也釋文又作躋案史記樂書正作躋其
訓與毛傳合樂記又云化不時則不升男女無辨則亂
升此詩所斥其在此與

衛風竹竿序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
禮者也辨說以爲未見不見答之意嚴華谷云婦人以
夫家爲歸者也衛女旣嫁異國而反思衛之樂蓋於異
國不得其所則思故鄉也此雖不言其夫家之不見答

而觀其思歸之切如此則其情不言可知旨哉斯言真可謂能以意逆志者矣

王風黍離序無可議李迂仲謂與麥秀之歌同誠然然但自敘悲悶而未斥及狡童則尤為忠厚蓋所處之位

異也韓詩以為伯封作見御覽新序又以為衛宣公子壽

作岐之中又有岐薛君章句御覽解云詩人憂慙不識

於物視彼黍離離反以為稷之苗竊以為凡誤識者必

先言誤識之物然後諦審之而知其為此物觸目而見

以為彼黍之離離邪諦審之而知為稷之苗也韋三此

詩雖述憂思迷惘而亦寓柳往雪來之感蓋稷為首種

而收獨後見程瑤田九穀考由苗而穗而實已閱三時見行役

之久也

餘筆卷一

君子于役序以為大夫之思君子集傳改為室家之思

夫無可證也詩中兩言羊牛本無義例埤雅造為羊性

畏露歸先於牛之說而集傳取之然則易言龍蛇而孟

子言蛇龍何邪文選班彪北征賦注謝靈運擬

君子陽陽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

而已案此則所謂全軀保妻子者也文恬武嬉自道其

樂漫相牽引旁觀者嗤之嗤之正憂之也故曰閔周集

傳乃以為亦前篇婦人所作宜為陳長發所譏見稽古編

中谷有摧嘆其乾矣毛傳嘆其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

水案嘆不當有於義說文水部灑水濡而乾也詩曰灑

其乾矣然則許見本作灑許自言傳詩毛氏是毛本如此今作嘆者後人省借也說文菸鬱也一曰痿也痿病也義與萎段解菸字云一物而濡之乾之則菸也此於

毛許義兼得首章云嘆其乾矣雖未濡於水而水氣及

之色已菸矣次章云嘆其脩矣則已及濡而有時仍乾

故傳云脩且乾也史記倉公列傳流汗出瀦王氏雜志云瀦當作瀦瀦者流汗出而乾也亦

引此詩為證末章云嘆其溼矣則全濡而不可為矣水濡以

漸由淺而深蓋夫婦之誼不能忽然便絕始也因飢寒

而交謫繼也無所措而欲離終至決然舍去其情事如

此 鄭箋離之傷於水義亦同毛乃云始則溼中則脩

久則乾乃適相反而於詩亦先後倒置蓋溼字與乾字

互誤耳

餘筆卷一

三

采芻序懼讒也豈亦如京房之不欲遠離左右邪味一彼字疑亦居者之思行者與君子于役同義

鄭風大叔于田首章譽其勇又戒之次章盛偁其射御

三章戒以勿馳騁勿恣射勸其釋棚鬯弓以休息愛之

乎抑危之也蓋叔段之狂駮莊公之陰險克鄆之舉固

已燭照數計

有女同車以下五詩序皆云刺忽集傳斷以為淫奔而

極辨昭公之冤無論聖人刪詩即彼編詩者何為廣取

淫辭乎忽惡高渠彌救齊辭昏又以班後之怒為郎之

師故傳言其有壯狡之志辨說既偁其守正又謂柔懦

疏闕又謂狡童序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則是公猶在位豈可遽以狡童目之不知有女同車序刺忽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則此下諸詩皆以事後追咎之辭然則狡童之偁同於麥秀之歌所謂不與我言兮不與我食兮亦與不與我好兮同意也祭仲本勸昭公必取於齊不見聽又以宋人之逼歸而立突公羊傳美其有權蓋卽此序所謂權臣穀梁傳亦曰權在祭仲也

山有扶蘇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則狂且狡童是忽所美也而傳云狡童昭公也則狂且亦昭公而與序義岐出矣狡童傳又云昭公有壯狡之志何以不釋於前而釋於後汪氏龍詩異義以狡童昭公也五字爲狡童傳之錯簡然則此兩章之狡童義不同邪

餘筆卷一

古

擇兮似刺忽疏於宗室擇謂不殖將落吹女漂女有敗之者矣惟一本之誼宜相助以自強

揚之水終鮮兄弟惟予與女又曰終鮮兄弟惟予二人疑詩人代爲忽突悔過之詞故曰詩之教溫柔敦厚

出其東門有女如荼案有女如荼猶之首章有女如雲耳傳云荼英茶也言皆喪服也則何以解雖則如荼匪

我思且乎陳疏曲狗毛義牽引匍匐救之亦太迂矣

齊風雞鳴無庶予子憎偁君爲子義不協傳云無見惡

於夫人亦不可通陳疏云子乃于之誤引比于于毒寘

予于懷胡轉予于恤爲證如此則與傳文正相發傳中於字卽經之于字也案此詩首章次章上二句皆夫人告君下二句皆君答夫人三章上二句君之言下二句則夫人之言其意甚明

南山序刺襄公也案魯桓立三年而娶文姜六年而子同生十五年而齊襄立十八年而與文姜如齊此時文姜嫁已十六年子同已十三歲而有此淫行不可解也甫田序刺襄公也末章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案齊襄乃文姜之兄其立在文姜嫁後十三年則非少主矣此章所云不合事理疑此詩與猗嗟同意突而弁兮卽頌而長兮之謂失其次在前故序以爲

刺襄

餘筆卷一

五

陟岵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爾雅釋山多草木岵無草木岵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竝云岵猶屺字而它無異文說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釋名玉篇廣韻皆同詩釋文引王肅亦從爾雅孔冲遠以爲毛傳傳寫誤案山有草木其常也多則別之曰岵義與怙近似雅訓爲優然藝文類聚七引爾雅云多草木曰屺無草木曰岵陳疏引唐語林施士丐說山無草木曰岵則似唐本爾雅亦有作無草木岵者段注說文以毛詩所據爲長竝存之可也首章猶來無止毛傳父尚義陳疏以爲有戒勉意勿止者勸以義也此渙得毛意

秦風黃鳥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案以人從死戎狄之惡俗或謂穆於春秋尙爲賢主何亦出此夫穆之爲人女晉文而媵以懷嬴前盟口血未乾而潛師襲鄭豈知禮義者其卒也從死者百七十七人仍戎狄耳秦本紀正義引應劭云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薨皆從死漢書匡衡傳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其所謂信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班孟堅敘傳偁田橫義過黃鳥蘇子瞻三良詩本此夫田橫自知不容於漢而自刎二客及五百人從之可謂之義士若三良之死果何爲哉亦戎狄之俗而已矣 臨穴惴慄蓋送者之

餘筆卷一

去

言集傳以爲康公迫而納之於壙似非詩意

晨風詩隰有六駮正義引陸璣義疏以駮爲梓榆與芑櫟苞棗樹槎相配集傳從之塙不可易毛傳云駮如馬倨牙倉虎豹不類

無衣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案此序不著何世續序與詩意亦不協陳疏以爲亦刺康公此時秦未偁王而詩三偁王于興師此何王邪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哀公爲之賦無衣則詩非刺用兵好戰可知曰同袍同澤同裳蓋卽同仇之義則亦非不與民同欲也疑此爲周平王命襄公伐戎時所作秉王命而興師不啻從王師也失其次故屬

列於康公時

渭陽序康公念母也據列女傳重耳入秦穆姬已死及其還晉而太子營送之是詩在穆公時作亦失其次而列此續序以爲康公卽位思而作是詩豈情事邪

陳風墓門刺陳佗也則夫也不良卽斥佗蓋佗之謀篡非一日故曰國人知之所謂司馬之心行路皆知之也曰知而不知誰昔然矣蓋有隱發其謀而不之省顛倒思予所謂它日請念也續序以爲無良師傅則當日傅之者或教猥與

澤陂有美一人疑指憂國者君臣淫亂有心者傷之續序止云男女憂傷淺矣

餘筆卷一

七

曹風蚺蚺蚺掘閔毛傳掘閔容閔也箋云掘地解閔正義引義疏云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本草綱目云蟻娘蚺蚺腹育天牛皆蟻螭蝨所化案掘說文引作掘掘突也蓋凡蟲出地時必觸其土使鬆乃隨而出嘗見土蠶穿地頻出頻入悉發穴中泥於外旣而飛去似銜物入者後乃頻頻倒入穴仍發其泥以自揜悟所謂掘閔者如此掘者土鬆則突然高起也閔者頻頻也箋所謂解閔也傳云容閔謂使土鬆處足以容身出入義亦相近

大戴記曾子疾病篇魚鼈鼃鼃以淵爲淺而鼃穴其中阮注引王引之云鼃鼃爲掘掘也彼文鼃穴卽此

文掘
幽風七月蓋公劉克篤前烈開國於幽民樂其化而歌

之時在夏末不可列於周南召南亦不可列於雅故別
為豳風鴟鴞周公所自為棗山以下皆士大夫作宜列
雅而今亦附此疑以此篇八章不成卷而足之諸家紛
紛辨論未敢強作解人序以七月為周
公作亦未信女心傷悲殆

及公子同歸傳云傷悲感事苦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
時出同時歸也所謂感事苦者求桑采藥多勞苦耳乃
中間增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三句農桑樸俗雜
以懷春殊為不類又此所云幽公子自謂慶節而陳疏
以為成王夫自大王遷岐以至武王有天下去幽已四
世而猶偁成王為幽公子邪且成王又何以至幽與其
民同時出同時歸也案狼跋詩公孫碩膚傳云公孫成

餘筆卷一

六

王也幽公之孫也蓋誤讀孫為如字故箋易之云周公
公也知傳義之不可通矣乃毛以成王為幽公之孫陳
疏又以成王為幽公之子總由附於豳風卷內刻畫一
幽字耳

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傳云甯亾我二子不可以毀
我室是以二子為管蔡下文恩斯勤斯鬻子之閑斯傳
云稚子成王也一簡之中兩子字異訓且經云我子不
云二子也竊謂玉篇取有資義室者子之所資既恩勤
斯子則宜保此室也

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爾雅釋詁嚶嚶音聲和
也蓋伐木以相助為義鳥鳴以相和為義毛傳牽連為

說故云嚶嚶驚懼聲也若鳥因伐木而驚懼則當下喬木而入幽谷矣陳疏知其不可通而又強爲迴護門戶之見耳

六月詩張仲孝友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蓋謂飲至之時有此人以爲吉甫重也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已覺稍迂然猶可通李巡注爾雅乃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偁孝友以友爲朋友之友不辭

吉日吉日維牡傳維牡順類稷牡也吉日庚午傳外事以剛日案戊與庚皆剛日則傳文外事以剛日五字當屬首章維戊下午爲馬故云順類而剛稷之則順類稷

餘筆卷一

馬四字當屬次章庚午下疑互誤

鴻雁末章句維彼愚人謂我宣驕似臣下奉使安集黎民而中彼謗議宣驕謂自鳴其功也襄十三年傳穆叔見范宣子賦此詩止取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及哀鳴磬磬義而孔疏謂以譏晉有驕慢之意則以辭害志矣沔水序規宣王也三章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疑卽所謂謂我宣驕也宣王不終其德晚歲信讒故臣僚相戒如此

白駒皎皎白駒以白駒比賢者耳傳云賢者乘白駒而去則來朝走馬後又一騎馬之證矣

黃鳥序刺宣王也蓋宣王始勤終怠無復勞來安集之

舉薄俗化之相投者惘然以去不我肯穀不能通有無
也不可與明不可與述困苦也不可與居井不能與居
處矣傳以室家爲言故訓明爲明夫婦之道又云婦人
有歸宗之義陳疏亦多方以解

我行其野與黃鳥同意戴岷隱云刺衰世俗薄更甚於

黃鳥信然見續讀詩記

沔水以下六篇皆在宣王晚年失政之時而斯干無羊
則在其前今本疑失次

節南山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箋
云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肖爲用喻大
臣自恣王不能使案後漢書宦者傳呂強疏羣邪項領

餘筆卷一

三

意謂不可駕御與鄭箋同陳疏歷引潛夫論中論新序
費鳳碑抱朴子以爲謂賢者懷材莫用靡所馳騁箋義
非傳意然傳文止云項大也騁極也未知毛與鄭同異
古人引詩斷章取義不必盡合作詩之旨也 式訛爾

心陳疏云訛當作吡破斧傳吡化也案無羊傳訛動也
字从化聲亦引申其義从言从口古字多通動則變變

則化其義相因不煩改字

正月父母生我傳父母謂文武也案呼天地呼父母告

哀之常傳訓似迂 燎之方揚甯或滅之傳云滅之以

水也案滅之以水者猶渚博士所謂此禍水也滅火必

矣故下云赫赫宗周褒氏威之也陳疏以燎之方揚爲

惡萌易滋非傳意

兩無正名篇之義不可解前卷據元城語錄引韓詩多
兩句聊備一說耳至讀詩記所引董氏說作正大夫刺
幽王則與詩中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勦語氣不合且正
卽政字何煩增改我友烏程汪謝城曰楨以爲不足信
是也 淪胥以鋪傳淪率也案淪胥以鋪卽載胥及溺
之意漢書敘傳晉灼引齊韓魯詩淪作薰後漢書蔡邕
傳李賢注引作勦皆訓爲帥薰勦率帥古皆通用淪从
水薰勦从火意義相同孟子以虐民比水火是已述聞
當如李賢又史記酷吏列傳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
引作痛大豪索隱本焄作熏炙之是熏又通作焄幽風七月穹
室熏鼠熏義

餘筆卷一

三

同亦

小旻我龜旣厭不我告猶猶西伯戡黎所謂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他稽古編曰前五章皆刺時之語末一章獨爲自警之
詞蓋先言小人謀議不臧譏王誤聽因又自言當明哲
保身不可攬小人之怒陳疏引荀子臣道篇昭元年左
傳高注淮南子本經篇呂覽安死篇爲證案戾太子之
事所謂暴虎馮河也郭子儀之辟盧杞所謂敬小人也
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澁此之謂
矣

小宛序大夫刺幽王也案以首章四章觀之疑亦周之

宗室所作教誨爾子式敷似之譏幽王愛伯服而不教也此二句毛傳無文本不連上楊雄誤讀造爲類我之說於是鸚鵡猩猩外又有一能言之蟲

何人斯序蘇公刺暴公也伯氏吹壘仲氏吹篪猶吹笙鼓簧唱予和女之意謂同官爲僚誼當如此也世本遂

云暴辛公作墳蘇成公作篋古書可盡信乎

大東後三章雜舉天象以泄其忿退之三星行玉川子

月食詩所祖

四月先祖匪人猶言在天之靈耳陳疏讀匪爲彼仍詰

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縱言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衡言之

餘筆卷一

三

小明序大夫悔仕于亂世也案疑此亦居者之思勞人前三章首八句皆代爲勞人之言我者我其勞人也末四句則詩人念之之詞彼者彼其勞人也其卽後所謂靖其爾位者也後二章則又勉而慰之

楚茨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謂今之蕪穢而生茨棘者實昔之藝黍稷而祀先祖者也抽者搯之或體說文云引也

類弁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傳云霰暴雪也箋云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此鄭申毛義然則暴雪猶初雪也謂初曰暴今俗亦有此言案

說文暴古文作麇麇疑卽角弓雨雪麇麇之麇字麇暴音近麇麇暴雪兒說文霰稷雪也段注稷雪雪之如稷者似得其解今俗謂

雪爾雅釋天雨霓為霄雪郭注霰冰雪雜下者故謂之消雪夫雪已是冰何云冰雪疑冰乃雨字之誤雨雪雜

下俗謂雨夾雪每雨而作雪則先霰謝惠連雪賦霰或漸歷以先集或遇日光照之則霰隨止而不成雪說文霓霰之重文霄

消蓋通用霰从散與消義近霓从見謂乍見也蓋亦暴雪之意抑亦有取於見覲曰消也頰弁詩慮其成雪角

弓詩斥其易消義相因而意各有在苑柳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蹈字傳訓動箋讀為悼似皆

迂遠蓋以上帝指幽王故多窒礙耳竊謂此與天之方

餘筆卷一

五

蹶無然泄泄意義相近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高蹶而出於廷高誘注蹶蹈也傳曰魯人之舉使我高蹈瞋怒

貌述聞引之以釋哀二十一年傳蹶蹈古義通上帝卽天也舊說未可從

采綠序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陳氏啟源云征役過時王政之失刺怨曠者正刺幽王此說是也五日

為期六日不詹毛傳云婦人五日一御不特不當引諸侯之禮此箋且亦鄙倍可笑鄭以為五月之日六月之

日集傳謂五日為去時之約六日為期而不至皆勝毛竊謂五日六日皆虛數止是言歸期無定日末二章陳

疏以為婦人設想之謂亦本集傳而謂悔不從夫則又

牽於筮疏矣或以爲追想平日義亦通

白華序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案此刺褒姒實爲申后作也白華白茅葑菲之意我者我申后也豐水而流于澆池桑薪而烘于熯喻申后之見遠於王也碩人皆指申后宮中之事孰疏孰親外人不得聞然而聞之猶鼓鍾矣王之愛憎失常有心人爲之憂矣

何草不黃序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案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行役苦之以兕虎比寇盜以狐比

餘筆卷一

雷

征夫詩意曉然箋云兕虎比戰士乃謂視民如禽獸恐非詩人之旨史記孔子世家引非兕非虎牽彼曠野正以兕虎比陳蔡之徒眾而集解引王肅義同毛特以與鄭樹敵耳說文芄草盛貌有芄者狐蓋言其毛蒙茸傳云芄小獸貌望文生義集傳尾長貌以比有棧之車義可通

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案此詩首章曰文王受命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三章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四章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五章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其爲武王有天下後追敘之詞甚明蓋在文王時實未偶王也史記周本紀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此敘明西伯

卽文王耳下文皆偁西伯不偁文王至武王嗣位後乃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偁王其詩蓋卽此篇詩人本追敘而說詩者以爲文王在位時作史公不信也故於下文著之云諡爲文王謂武王所追王也下云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則周公制禮時事與中庸合

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成大事而退追王太王王季歷文王昌則約略

言之

若文王遽自偁王何解於畔援歆羨而尙云以服

事殷也

前四章歷敘文王作周受命之盛忽入殷之

未喪師云云亦頌不忘規之意

皇矣維此王季昭二十八年左傳引作唯此文王正義

引詩王肅注及韓詩皆作文王稽古編及段氏小箋陳

餘筆卷一

五

疏據以爲宜作文王案此句毛傳無文鄭箋止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不云此句文王當作王季是鄭所見毛詩亦同今本文選于合升晉紀總論云以至于王季能

貂其德音善注引詩無異文孔冲遠亦云毛詩作唯此

王季故解比于文王言王季之德可以比于文王也據

左傳魏舒爲政以其庶子魏戊爲梗陽大夫恐人議其

黨故問於成鱣成鱣引此詩以王季擬舒以文王擬戊

釋詩所偁度莫明類長君順比合之文王之文爲九德

其釋克順克比之比爲擇善而從杜注比方善事使相

從也是比例之比其比于文王之比當訓爲比及之比

謂及于文王能兼上八德而爲九故曰經緯天地

毛傳本此

其德彌盛而無所缺失也此雖成鱗之諛辭然疑詩義本如此左傳本偶誤作文王韓詩沿之王肅遂挾之以與鄭立異奉毛者又据之以爲毛本亦同韓毛公聞之當壺廬地下也 畔援歆羨對文義當從鄭說見隨筆誕先登于岸猶伊尹所謂先知先覺承上克明克類克長克君來毛訓岸爲高岸鄭云獄訟陳長發皆以爲迂集傳云道之極至處卽大學道盛德至善義而長發以內典彼岸之說黜之然則何以解西方美人爲佛邪密人不恭侵阮徂共傳以爲阮共二國爲密人所侵箋以爲阮徂共三國黨密犯周故文王侵之正義引張融云本魯詩又引帝王世案以經文證之傳說是也經先言侵阮徂共

餘筆卷一

三

次言王赫斯怒若如魯詩則二語當倒置矣且下章侵自阮疆卽此侵阮事若以爲文王侵自阮疆則下無矢我陵四句義不可通集傳雖強解之殊詰縝史記周本紀文王所伐五國止有犬戎卽縣詩混夷密須卽此密耆邗崇尙書大傳亦同無所謂阮徂共者裴駙集解引徐廣曰耆一作阮正義云耆卽黎國是卽西伯戲黎之黎耆阮黎皆近相借柯凌本徑改阮作阮豈亦惑於魯詩與長發於毛鄭二說不能決

陳疏力主毛義是也

下武序繼文也此武字乃步武之武故鄭訓下爲後弟五章云繩其祖武詩人已自釋之毛公於祖武訓迹與生民同而於下武訓繼實一義之引申後人泥於武王

之武乃紛紛立異集傳引或說欲改爲文武何不求之
古義也

生民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置之寒冰鳥覆翼之夫祀高禴無子而求子也求子
而得子得子而擯棄暴露之人情乎其不及月乎則
誕彌厥月矣以其難產乎則先生如達矣不圻不副矣
無蓄無害矣毛傳以爲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
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此真
兒戲之言鄒叔績漢助著有讀書偶識謂彌月爲過月不遲爲大
遲姜嫄於高辛氏帝崩之月而姪崩後十二月而生故
帝摯謠椽之以姜嫄爲康大於禋祀爲天所右而以

餘筆卷一

毛

爲徒然生子非高辛氏之帝嗣故棄之迨至靈異顯見
但畏天威而不敢殺稷而姜嫄猶然攜稷以大歸於郃
設想入微然古事既遠略無佐證備解頤而已 此詩
自后稷始生至以椽檣開基以成周室而終之曰庶無
罪悔以迄于今意思深長陳長發徒偁其章法之工陋
矣

既醉釐爾女士案女曰女男曰士此承上家室而言陳
疏以爾女連文引孟子人能充無受爾女之實爲證不
知孟子所謂爾女乃或偁爾或偁女非以爾女相連且
爾卽女女卽爾也如此詩曰釐爾爾士釐女女士可通
乎毛公無文鄭讀如字而陳以爲毛讀汝何以見之

鳥醫序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末章無有後艱傳云言不敢多祈也多祈者對上四章福祿而言蓋不能持盈守成則飲食晏樂或以開奢侈之風陳疏引生民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爲解淡合毛義

民勞序召穆公刺厲王也案篇中三偁王曰以定我王曰以爲王休曰王欲玉女疑當時有以不善教王者故召穆公勛之末章復託爲玉意亦所以諷王也戎雖小子傳訓戎爲大大雖小子而式弘大文不成義此戎字當訓爲汝曰無棄爾勞曰戎雖小子曰王欲玉女爾戎女皆斥其人板之詩曰及爾同寮亦此意

餘筆卷一

夫

板之次章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正对上章出話不然爲猶不遠言陳疏引說苑子貢語釋之是也

蕩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案厲王暴虐召穆公不敢直數其惡故首偁上帝以明天道無親之意爾雅釋詁也說文誠諦也詩曰天難諶斯案史記伯夷列傳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管子牧民篇如地如天何私何親韓非子揚權篇若地若天孰疏孰親視與信義相近曰蕩蕩者此上帝也疾威者

亦此上帝也蕩蕩則無所不容疾威則隨感卽應蓋天之於人隨所爲而福之禍之無一定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就一人言之亦可就一家一國言之其下七章乃託於文王之數紂以使之自反末云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則周亦宜鑒于殷矣。蕩之義見於論語續序附會序中。周室大壞之語以爲蕩蕩無綱紀傳箋因之以上帝爲指厲王不特失詩意并失序意矣。

抑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案衛武公入相於平王之初其卒在平王十三年卽云年百歲則入相時已八十餘矣。身當宣幽之世而舍近徵遠以追刺厲王豈宣幽之事無足以爲鑒戒乎。說詩者囿於序文必欲厲之厲王以厲之暴詩無一言而但云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耽于酒此正斥幽王耳。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則并在西周失國之後其自言曰借曰未知亦聿旣耄曲禮八十九曰耄說文九十曰耄卽今字則此詩作於入相

餘筆卷一

无

之後追述旣往以戒其嗣亦以諷平王也。首章曰抑

抑威儀次章曰謹慎威儀五章曰敬爾威儀八章曰不愆于儀此全詩宗旨。荒於酒色則罔顧威儀矣賓之初筵曰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旣醉止威儀幡幡曰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旣醉止威儀必必其意正同。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其卽實筵所云由醉之言俾出童叟者乎然則號石父輩之佞巧善諛以迷亂幽王幾於指鹿爲馬矣。

桑柔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傳以代爲替代之代云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殊不安疑代猶世也謂好是稼穡之力民乃世食此祿維其以稼穡爲寶

故世好之。曰朋友已譖不胥以穀曰嗟爾朋友予
豈不知而作蓋亦被譖而告誠其同列之詞

餘筆卷一

三

舒菽室餘筆卷二

南匯張文虎孟彪

周禮天官敘官疏云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也述聞云天官掌次春官鬱人司尊彝司几筵司服磬師典庸器皆府多於史而賈氏曰唯有天府一官則其餘皆否疑今本掌次等官皆上下互譌案鄭注府掌藏史掌書則府如今掌庫史如今文案自當史多於府敘官中史有倍於府幾倍於府者然亦有府史相同者而天官之內小臣夏采地官之充人閭師司諫司救調人媒氏胥師稍人草人誦訓山虞中山小山林衡川衡迹人掌炭司

餘筆卷二

一

稼春官之雞人華氏占夢眠禋夏官之小子羊人司險掌疆候人環人挈壺氏掌畜旅賁氏弁師廋人匡人擲人秋官之司厲掌戮掌殺戮禁暴氏脩閭氏環人掌察掌貨賄有史無府豈皆無所藏與掌炭與掌荼掌蜃同官彼皆府一人史一人此僅有史二人則何以云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其邦國之用又如角人羽人圉人且有府無史蓋傳本淆亂轉寫脫失皆所不免

春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注鄭司農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案竹則皆竹銅則皆銅陰陽分用於古無徵後鄭云皆以銅爲之殆嶰谷之竹未易求與

儀禮士冠禮注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疏云筮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云云案疏釋著法何必濫及錢卜且揲著以求九六七八用錢以求重交單坼若木則藉以記其所得之畫錢與著對不與木對不得云古用木今用錢也今錢卜亦或用木板記之畫地蓋本少牢饋食禮注亦非說見後

水在洗東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案此注殊未析少牢饋食禮司宮設鬯水于洗東有科注云料酌水器也

說文匝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倍二十三年凡設左傳奉匝沃盥釋文疏引說文同是料卽匝也凡設

水用壘沃盥用料禮在此也疏云禮在此也者凡摠儀禮一部內用水者皆須壘盛之沃盥水者皆用料爲之

餘筆卷二

二

是此經文有不具酒昏鄉飲酒特性同然洗正所以爲沃盥不得

釋爲棄水器壘以儲水料以酌水則棄水當別有器亦

不得以料爲沃盥疑兩注皆有脫誤

昏禮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案注疏釋經皆合嘉慶

間陽城張刻本乃作壻以几姆加景乃驅不受蓋因下

節而誤此本據序偶依顧千里校本云小小轉寫之謔

不欲用意見更易今此文各本皆同嚴州本亦不誤而此本獨

誤不得謂之小小卽改正之亦不爲用意見更易矣其

它舛誤亦復不少仍之以待讀者校讐固昭其慎而自

謂祛數百年來承譌襲舛以還唐宋相傳之舊則恐未

也

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案紛而迎賓則主人卽將冠者矣上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是當以父兄爲主人此注云冠主冠者親父若親兄也旣云孤子則當云親伯父叔父若親兄何云親父經文注文皆有脫誤疏無申論是所見本已然而隨文敷衍不加察何故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疏云母死則不得使人受脯今言不在者或歸甯或疾病也案子有冠期母不當以此時歸甯母疾病則子當侍疾亦不得適以其時冠於人情皆不合

士昏禮贊洗爵酌醕主人注醕漱也醕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絜口且演安其所會案醕說文作酌云少少飲

餘筆卷二

三

也玉篇酌重文醕士虞禮少牢禮注皆云古文醕作酌段云古特性禮注今之誤文皆爲酌段注酌字皆酌之誤是

也鄭注醕之言演也安也與許少少飲之說合乃又解爲絜口之漱殊岐出說文欠部軟吮也口部吮軟也段

引通俗文含吸曰軟亦與少少飲合至水部之漱云盪口也則鄭所云絜口者是而與軟異義不知何以并爲

一辭曲禮主人未辨客不虛口注虛口謂醕也疏引公會禮三飲注三漱漿也是亦以醕爲漱口齊肝皆實于菹豆注飲酒宜有肴以安之案此亦飲以

養陽食以養陰之意安後世謂之案酒是也

大射禮公樂作而後就物稍屬不以樂志案此言人君不與臣下爭技能猶上言中離維綱楊觸榭復公則釋

獲眾則不與是也

喪禮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案濯下絕句謂此五器皆當滌濯以新之造讀為竈土竈也上文甸人掘坎于階閒少西為墜于西牆下注云墜塊竈說文墜作坳云甸竈窗也甸即今之窰字詩所云陶復陶穴竈必有窗以通火氣墜乃竈窗造即其竈說見隨筆四鄭釋為至殆非

特牲饋食禮宗人執畢先入注畢狀如义為其似畢星取名房案說文畢田网也从垂象形畢宿八星形似畢故名之為畢今云畢似星而得名康成鉅儒乃不免于從俗

餘筆卷二

少牢饋食禮日用丁己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案說文已象萬物辟藏詘形也改更也从支己聲蓋物之變化必先辟藏詘形如蠶之化蛾蠋之化蜨它凡蟲之變化皆然可見故已有改義改之从己非徒諧聲易革之彖曰己日乃孚義亦取此

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韝兼與筮執之案漢書司馬遷傳文史星祿近乎卜祝之間所謂史者即此

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案坐卦以木者謂備板以待畫奇偶也書卦于木者謂視板上之畫合為何卦而書之於首曰某卦或曰某之某卦也木即板也注云六爻備書於板是已乃云每一爻畫地以識之

冠禮注亦云畫地識爻夫筮者求得一爻卦者識之於板及六爻全而筮者題之曰某卦以示主人可矣何取

於先畫地而後登於板哉經亦無此文

禮記曲禮敖不可長疏敖者矜慢在心之名長者行敖著迹之偶案幾微矜慢在心既而見諸色矣既而見諸言語矣既而見諸行事矣又既而無事不然矣此所謂長也疏但云著迹辭不達意

樂不可極樂字釋文音洛而引皇侃音岳案疏云樂者天子宮縣以下皆得有樂是孔與皇音同然經文敖欲志樂四字皆就人心而言當從陸音

在醜夷不爭案此句特出與上文不相類疑當在夫為

人子節末錯簡於此
餘筆卷二

五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闈右注臣統於君疏云門以向堂為正右在東述間云門雖向堂仍以東為左下文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謂人之左右非謂門之左右也闈之在右當與門同由闈右當為由闈左案堂上之拜主於北面故東為阼階西為賓階主人由東賓客由西出入皆同不以門向堂故而門并不以向堂為正也經云由闈右注云臣統於君蓋臣不敢當賓禮若從君而由闈右然王藻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由闈右也者猶言入門右也無煩改字主東賓西乃定位出入皆同如主人送客降阼階而出門東客則降賓階而出門西不以出門而

變其左右

見張編修惠言儀禮圖

可知門以向堂爲正之非

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注爲煩尊者俛仰受之案跪而授立則受者必俛立而授坐則受者必仰故云爲煩尊者俛仰受之注甚明顯釋文乃引授坐本又作俛仰此蓋淺人不解注中俛仰二字分頂二句而妄以注文改經文也洪氏叢錄獨出授坐不立句以又本爲是云俛仰不立其義云何

離坐離立母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注爲干人私也離兩也案此離字當讀爲儷儀禮聘禮注儷猶兩也又士冠禮注儷皮兩鹿皮也玉篇儷偶也又見左傳杜注呂詣切古離麗儷三字通用故鄭注直訓爲兩而釋文無音

餘筆卷二

六

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案此謂中有所忽外必失其儀容蓋總上四事而言注云色厲而內桂則止據介冑一事而言又云貌恭心很則義不相承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案據經文鳴鳶飛鴻則知其爲畫象而非舉死鳥於旌首述聞於青旌條辨鄭說之非信矣乃因此疏申說中無飛字適與爾雅注引經合遂謂經中飛字涉注而衍何也夫鳶鳴而風生鴻之行列以飛而見故畫鳶必開口畫鴻必作飛勢鳴鳶飛鴻兩文相對注云鴻取飛有行列不直云飛鴻何由涉注而衍唐石經明有飛字疏首引經文仍有飛字王氏自舉宣十二年左傳疏類聚鳥部上通典

禮三十六白帖五十八引皆有飛字而決以無飛字者爲是有飛字者爲後人所增無它過信鈔本北堂書鈔耳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偶曰余小子注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案湯誓非台小子敢行偶亂論語予小子履台即余余即予湯非天子之子亦非未除喪時鄭注雖本經文似不必泥天子大夫有土地者曰君大夫它處無徵此篇屢舉國君大夫士疑此亦作國君脫國字又牽於下文大夫士之子遂衍大夫二字簡策相傳其來已久鄭強爲之說耳
男女相荅拜也注嫌遠別不相荅拜以明之釋文云相

餘筆卷二

七

荅拜一本作不相荅拜皇云後人加不字耳案上文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此句文勢相承宜有不字據鄭注嫌遠別嫌字疑當在未謂遠別嫌疑也不相荅拜者謂不相拜拜亦不相荅也孔所見本亦與陸同故以有不字者爲俗本蓋於經文注文俱未尋審洪君已糾之
婦人之摯棋榛脯脩棗栗注棋枳也有實今邳郟之東倉之案明堂位俎殷以棋注棋之言枳枳也疏云枳棋之樹其枝多曲撓故陸機草木疏云棋曲來巢案陸說本宋玉風賦彼言枳句來巢枳句即棋曲也以與此注相證則鄭所謂枳者即今之枳棋枳棋以枝句曲名而

其實可食故又著其有實今俗名金鉤子而疏云棋卽今之白石李也形如珊瑚味甜美疑卽今李之名棋於古未聞孔不從鄭注而別舉一物又不著辨非疏例

檀弓喪事欲其縱縱爾注趨事貌縱讀如摠領之摠是鄭讀縱如摠也案說文總聚束也蓋物多宜有所聚束勿使散亂喪事恩遽宜有條理以束之下文所謂雖邊不陵節是也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步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

餘筆卷二

八

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案八尺爲步步積六十四尺畝積六千四百尺百畝則六十四萬尺也六尺四寸爲步步積四尺九十六寸畝積四千九十六尺百畝則四十萬九千六百尺也今以四十尺九十六寸除六十四萬尺正得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又八尺爲步三百步則二十四萬尺也今以六尺四寸除之得三萬七千五百步爲百二十五里與鄭注合經文里數畝數皆不相中故鄭以爲六國時變亂法度然安知非簡策脫誤孔檢討據考工記車人爲未文謂此記本作六尺六寸爲步因篆文

兜兜相似因譌爲四

見所著禮學卮言

依其說求之得古田百

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九十二步不盡古百里當今

百二十一里六十三步不盡亦未能與經密合也孔疏

繇蕪無當五經算術用約分求之頗簡捷然非所以釋

經憶顧尙之算草中曾議此而忘其術意惜此卷爲人

竊去不可得矣姑記於此

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案給當作級釋文無說是所見本

亦作級非假給爲級也

季秋之月命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注秦以建亥

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

述聞據史記秦本紀昭襄王四十八年文先言十月後

餘筆卷二

言正月謂當時已用十月爲歲首不始於始皇案昭襄

王四十二年先言十月後言九月亦猶是也昔校史記

六國表昭王卽昭襄王十九年十月爲帝疑秦正託始於此

然自四十八年以後復用夏正故正月之後書其十月

四十九年先書正月後書其十月而始皇本紀十三年

先書正月後書十月其時猶未并天下也略見史記札記述

聞又云秦以十月爲歲首今月令始於孟春者此用顓

頊秣也案五勝家以顓頊爲黑帝以配冬三月夏尙黑

爲同色而秦以水德王故用夏正爲秣元蓋亦取其合

辰也然立春非中氣何以起秣顧君尙之謂雖起立春

而以小雪必在十月爲準宜其然乎

禮器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注端本也案說文無筠字乃鼎臣新埶疏引鄭顧命敷重筍席注筍析竹青皮也禮記如竹箭之有筠是鄭以筠卽筍字案爾雅筍竹萌說文筍竹胎也義通筍從竹根出乃竹之本松柏由其心而外長亦其本也二者皆如人之以禮爲本故以爲喻筠字疑當作筠說文艸部茝茝茝三字相連茝艸根也茝茝也茅根也茝艸根也三字蓋意義相通今人呼荻根曰茝茝亦曰茝筍是茝與筍義亦近也淺人依竹箭字改茝从竹猶僞古文改茝爲箴耳从艸从竹之字俗多相亂然說文茝同箴字从昔不从艸而今本从竹布重莫席云讀與尙書後案又案顧命敷重筍席疏引鄭注箴析竹之

餘筆卷二

十

次青者下文敷重筍席則以筍爲析竹青皮統言之則竹席以別於蒲席耳說文箴析竹箴也箴筴也箴竹膚也又土喪禮繫用幹注幹竹箴也箴筴也箴竹膚也箴筴筴莫歲皆一聲之轉

設於地財述聞云廣雅設合也設於地財者謂合於地理之宜也案如王說則財當讀爲材

內則芝栢菱棋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注菱芰也棋枳棋也棋梨之不臧者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案鄭以牛脩至薑桂爲三十一物則芝栢非二物如疏說矣爾雅栢栢郭注樹似梨櫛而痺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爲栢栗据此則似今俗謂珠栗者珠芝一聲之轉耳棋枳棋也與曲禮注合乃又云棋梨之不臧者棋與梨非一類且上已云棋此又重題棋何也蓋此

乃植字之誤植爾雅作櫛云櫛黎曰鑽之郭注櫛似梨而酢澀說文櫛果似梨而酢櫛或省作柎與棋形似又涉上而譌而下文又從俗作植孔氏不能辨故疏中亦兩作棋蓋直以此爲棋字乃悟前曲禮疏之所云石州李形如珊瑚以當棋者卽櫛也此似今山櫛亦非櫛梨段注說文引此經鄭注作柎不誤下文正作柎

明堂位君臣未嘗相弑也注春秋時魯三君弑疏引羽父弑隱公慶父弑子般閔公以釋之蓋就春秋時而言而襄仲之殺子惡及視猶弗與焉其前則有潰之弑幽公伯御之弑懿公且不止於三而已鄭云近誣誠不能爲之回護也

餘筆卷二

十一

少儀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注甸謂田野之物疏云甸田也言入此物是甸田野之所出合獻入之於君有司也案貨貝非田野之物納田野之所出於有司文不成義甸田古通用說文田陳也疑當讀陳襲之陳

執箕膺搗注搗舌也釋文搗以涉反舌也徐音葉管子弟子職作執箕膺揲尹注揲舌也案說文揲閱持也食折切搗刮也口八切此二字音義絕遠而皆無舌訓蓋弟子職之揲本是葉字下文以葉適己卽膺葉之謂誤从手作揲因又誤作搗鄭釋搗尹釋揲皆爲舌蓋當時所見本皆未誤箕之葉如舌故史記天官書箕爲口舌

以其形似而牽合之也。曲禮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芻於箕。上注引弟子職曰：執箕，膺搗厥中有帚。釋文無搗字，而有葉如字。箕舌五字，是陸所見本作葉，不作搗。而少儀已為後人所改。然陸音以涉反，徐音葉，則音俱未誤也。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案時教二句相對為文。時即後所謂當其可之為時也。正業即下樂。樂即詩禮三者居學即下學操縵學博依學雜服也。操縵謂調弦轉軫如今琴家審聽仙翁泛音及平當達理定之類。博依謂博涉義類求其比切雜服謂冠服制度。此三者皆藝也。而道在其中能安之則樂及其所用。之矣。今本於居字絕句，學字下屬，則文義詰籟樂學之

餘筆卷二

樂當慮各切釋文無音皆失之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詛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案此節正與上相反，多其詛言及于數進，當如吳氏纂言於言下進下絕句，其解當如述聞讀佔為筭。亦畢類為誅也。告夫多其誅告而不待學者之悟，汲汲求進而不顧其安，是教者不以時而學者不能安其所業矣。教者不能竭誠以教學者，亦不能自竭其材所施者，無其方是謂悖所求者不以序，是謂佛。拂不得謂之善教矣。隱其學者掩覆其所不知，而不以問疾其師者不信其師，而有所腹誹與安其學而親其師者異矣。雖終其業去之必速，與雖離師傳而不反者異矣。鄭訓隱為不偁揚

王訓爲病皆非

樂記聲相應故生變注樂之器彈其宮則眾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案鄭說恐非經意竊謂十二律旋相爲宮亦旋相爲商角徵羽取其相應者各爲一均而遞遷焉所謂變也

故聖人曰禮樂云案樂書作故聖人曰禮云樂云此蓋節引論語文也經脫一云字鄭注無說是所見本未脫受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案此五十一字係錯簡當在肆直而慈下鄭注已云換簡失其次則由來久矣孔疏依

餘筆卷二

三

史記樂書之次爲解足正其誤然史記文亦微有不同經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史作正直清廉而謙者經陳德下有也字史無經兩識字史皆作志經兩音字史皆作詩經見利而讓下史有也字經倨字史作居經纍纍史作累累經端字史作殷經蹈之也史無也字而經肆直而慈下衍一愛字商人識之上衍商之遺聲也五字微史記則雖疑其誤而無從是正矣樂記一篇史記全載其文而次序頗參錯史記自首節至第二十五節皆以禮終與經同其下接樂也者施也至然后可以有制於天下也凡六節下接樂者聖人之所樂也連下八節至生民之道樂爲大焉下接君子曰禮樂不可以斯須

去身至可謂盛矣凡十一節下接魏文侯賓牟賈師乙
三章案孔疏及張守節所引鄭目錄十一篇有樂本樂
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
諸曰史記惟魏文侯次賓牟賈前爲不合耳經以魏文
侯賓牟賈躋於樂情之後樂化之前尤爲驚亂而鄭注
無文則簡策流傳不敢擬議兩存之而已至其字句異
同或多或少固有所不暇論也

祭義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案此節二百八十八
字已見樂記此篇專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發明人子
孝養之心末乃推及於養老屨入此節似乎不類蓋錯
簡重出也

餘筆卷二

十四

經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眾矣
案生字誤述聞據漢書禮樂志論衡薄葬篇謂當作先
是矣竊疑臣字亦非也漢書作骨肉之恩薄則此文宜
作父子因涉下文則君臣之位失遂誤作臣論衡亦作
臣者後人據誤本經文改之

仲尼燕居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眾人之
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將何以爲此
中者也案子貢之問緊承夫子過不及之語而求其中
子產十五字橫互其間兩不相應下孔子閒居篇論民
之父母文頗相涉疑錯簡在此蓋以子產能食不能教
可謂眾人之母而未足以爲民之父母也彼篇末推言
天施化地

之生物無非教者又及湯文武大王之德教皆非子產所能及也

表記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注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攷字脫一有耳案注當云脫一有字耳今字字誤倒在脫上上文云道者義也此復云道有義不辭疑此義字當讀為儀古儀義多通用見述道有至所謂堯舜性之也有義所謂五霸假之也有考則僅自守於無過而已

春秋桓六年左傳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注以佗女固辭又見十年傳案桓之娶文姜在三年而隱八年傳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女辛亥以媯氏歸甲寅

餘筆卷二

入於鄭配而後祖為陳鍼子所譏則十年之前忽已娶陳女矣何以齊侯復有此請疑請妻本一事而傳者誤政為二抑此時陳女已死而請為之繼室邪

桓十一年經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是鄭忽之立未及五閱月也是時東方之國齊為大齊僖小霸鄭實與國故國人以辭昏一節咎忽失大國之援而豔魯桓之得娶文姜有女同車之詩所為作也迨十五年五月歸而復立至十七年冬被弑首尾三年既平日稔知高渠彌之惡何不速殺且祭仲能殺雍糾何以不能殺渠彌安知非朋比為姦制於權臣而不能尊賢親親

且當日配而後祖未必不溺於妃色出奔復反而忘艱危山有扶蘇以下四詩所刺蓋可思也

僖二十一年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杜注巫尪女巫也

又云或以尪非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鄉俗謂天哀其

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案或說甚鄙然禮記檀弓注

已用其說矣據此似尪卽巫之名楚有據檀弓巫尪分

言則截然爲二今人言瘠人死爲殭玉篇居良居亮屍

能遏雨是卽雲漢詩之所云旱魃者亦流俗相傳之謬

說也臧文仲言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

旱殺之滋甚則又似別有一物如山海經言黃帝所下

女媧以殺蚩尤者殆不可究詰矣

餘筆卷二

六

襄十九年傳齊疾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案說文疾病也病疾加也疾雖通訓病而病爲疾甚段注引苞咸注論語曰疾甚曰病蓋散文則通對文則異崔杼私於太子光故於齊侯有疾卽微逆之至其疾甚則不待其死而遂立之也

三十一年傳繕完葺牆李涪以完爲字字之譌段氏若膺以宇字爲添設述聞從段然究屬累辭疑完爲垣字音近而誤垣兩元切桓胡官切皆從亘聲垣或亦讀桓上文云脩垣而行牆垣竝舉古人自有複語耳此則非添設矣說文垝字別義補牆也段注引此傳爲證意

似以坑當完字

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杜注贏受也疏云賈服王杜皆讀爲贏洪氏叢錄云贏露也案贏無露義此襲昭元年傳而誤也彼傳云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注云露贏也贏與贏字形相近而音義絕遠贏露雙聲述聞已論之洪意欲移露字之義以解此文而不知露可以解贏而不可以解贏也

昭二十年傳鄭國多盜取人於菴蒲之澤杜注於澤中劫人述聞云劫人而取其財不得謂之取人取當讀爲聚引文選注類聚白帖御覽竝作聚人韓子內儲說作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菴澤爲證其說信矣竊謂旣云

餘筆卷二

七

多盜則不必言聚人疑取人二字卽聚字誤分爲二觀韓子但云處於菴澤可證

昭七年傳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述聞云恪讀爲格案陟恪陟格它處未見惟陟降二字周頌屢見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是此文確證諱改字之名而詰繪以回護之仍不免改字何益哉

昭十三年傳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疏云子皮旣卒無人知我之善故云無爲更須爲善矣案疏說文不成義爲猶與也無爲爲善猶無與爲善

經傳釋詞引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注爲猶與也

十九年傳札瘥天昏杜注大死曰札小疫曰瘥案大疫

小疫對文死字疑誤疏中題注大死至曰昏死字後人
依誤本傳文而改是札大疫死也死字亦後人妄增
定四年傳我必復楚國杜注復報也案復讀爲覆敗也
下文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興與覆正相對
易泰上六城復于隍亦作復

哀五年傳諸子鸞似之子荼嬖案史記秦本紀尊唐八
子爲唐太后集解引徐廣曰八子者妾媵之號漢書外
戚傳八子視千石比中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蓋
此制沿於春秋時此諸子亦謂七子八子之類夏小正三月妾
子始鸞傳曰先妾而後子何也事有漸也言自卑事杜
者始也蓋子卑於妾則子之稱舊矣又見隨筆六杜
注以爲庶公子恐非齊策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
近注孺子幼艾美女也亦此類

餘筆卷二

六年傳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
紀綱乃滅而亡杜注逸書案此文今僞古文尙書襲以
爲五子之歌刪去帥彼天常一句其行改厥道末句作
乃厖滅亡雖古書相傳容有同異然孔子美楚昭王能
知天道故引此書主意正在天常句而僞古文故缺此
若示人以非出自左傳者其用心良苦矣

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曰鮮矣曰未之有也
語有抑揚耳非謂孝弟之人或有犯上也猶下章巧言
令色鮮矣仁聖人語氣和緩不爲決絕之言非謂巧言
令色之人猶有幾微仁心也未注少好犯上似有語病

次章其爲仁之本與仁人古通用兩其爲人正相應
孝弟百行之本豈特爲仁讀仁字過泥遂有孝弟中未
有仁字之說

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集解引馬曰申
申天天和舒之貌朱注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
卽馬注而分言之案和舒者不爲色莊鄉黨篇云居不
容是也

憲問篇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
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史記孔子世家書此事於佛胎召之後
次書學琴師襄事次書孔子旣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

餘筆卷二

九

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
洋洋乎丘之不得濟此命也夫荷蕢引詩正與匏瓜之
歎相因亦與叔孫豹舉匏有苦葉同意蓋以衛不能用
勸孔子欲濟則速濟無爲淹留果哉末之難矣殆亦卽
臨河之歎也哉

微子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此謂楚狂接孔子之輿
歌而過之也後世不知其名遂名以接輿故楚詞涉江
亦有接輿髡首之語觀下文云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
避之其爲孔子在輿中而欲下輿明甚莊子誤以爲遊
其門淺人遂以接輿爲接予爲捷子謂楚狂之真名列
仙傳又以爲陸通荒謬不足論馬氏釋史反詆解論語

者之非無它好奇街博耳

孟子公孫丑上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文
義可疑東原戴氏謂正心二字卽忘字誤分當重勿忘
二字案儀禮士昏記必有正焉若衣若笄蓋戒女勿忘
卽參前倚衡之意疑此文本亦作必有正焉正誤爲事
反誤在下耳古忘字或作亾亦與正相似

公孫丑下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數語及其語
時子云云詩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吾
力孟子曰說賢而不能舉又不能養也此之謂矣

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又曰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此孟
子因諫不行而去齊也然則所諫者何事竊以爲卽伐

餘筆卷二

千

燕一事也宣王好戰殃民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
四夷詳於問齊桓晉文一章伐燕之舉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尤自謂千載一時乃伐之先知
孟子迂闊必阻故不親就教而命沈同以私問齊人遂
勸齊伐燕之遂買買然伐之及燕人旣潰始以取不取
說見燕策

問自鳴其得意立意固在取之孟子開以兩端而仍明
告以爲燕伐燕則亦深切著明矣不聽而毅然取之以
致諸侯之謀然後急而求策孟子教以反其旄俛止其
重器謀燕眾而置君此補救之至計猶遷延觀望以待
燕人之畔始甚慙於孟子然亦幾於悔過矣而陳賈復
巧言以爲之文飾此孟子所歎息痛恨而面斥以豈徒

順之又重爲之辭也於是遂致爲臣而歸矣萬章下篇末答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蓋亦

在其時曰甚慙於孟子所謂王猶足用爲善也便彼之口如雍君何

滕文公上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吾且往見案儀禮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蓋古士相見之禮如此此特辭疾爲不同爾

陳仲子避兄離母徙居於陵歛凌氏廷堪論之謂仲子

本田齊之族不義田和之篡齊故逃祿不居見校禮堂文集案

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

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

餘筆卷二 三

未可知也蓋譏其雖絕人逃世不能如夷齊之餓於首

陽以此證之凌說似得其情匡章固已不得於父引以

自況則非其類故孟子辨之 孟子雖泰山巖巖氣象

而論事平易不爲偏激故於齊宣王之好勇好貨好色

皆委曲誘掖以爲猶足用爲善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

巨室於萬章論今之諸侯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

之諸侯而誅之乎抑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於匡章之

通國皆偪不孝則原其不得已與之遊而且禮貌之故

其論伯夷以爲聖人而又以爲隘也

離婁上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以下五節與上五節迥

異疑是它章錯簡參下章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

道

道此下五節皆分頂君臣而首節仁不仁又與所引孔子言相應或當是一章

離婁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與上節絕不相蒙疑亦錯簡也言性章云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則法也故迹也利者和也順也由仁義行行其所無事也疑舜明於庶物四句當在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節下蓋以舜之行仁義比禹之治水

爾雅釋言隱占也郭注隱度案公羊隱四年傳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解詁云口猶口語相發動也述聞云注意讀口爲叩叩發動也案口隱謂叩其隱衷猶

餘筆卷二

言飭也叩亦占也而彼疏以爲隱公隱公豈生謚乎正由誤解隱字遂又於曰上妄加之

釋器附耳外謂之鈇郭注鼎耳在表史記楚世家吞三

翻六翼索隱云六翼卽六耳翼近耳旁事具小爾雅今

小爾雅無此文胡氏承琪曰疑廣器章文而今本失之

翼鈇字通書多士敢弋殷命馬鄭王本皆作翼墨子耕

柱篇三棘六異疑爲三翻六翼之異文案胡說是也翻

亦作鞠或作革荀子反而定三革偃五兵革亦與棘同

大雅如鳥斯革傳云革翼也韓詩作鞠云翅也說文鞠

解同大雅匪棘其欲禮器引作革蓋同音段借說文革部鞮急也案大射儀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

漢書高紀項梁盡召別將案上文項梁益沛公卒五千
人五大夫將十人至是沛公攻豐拔之雍齒奔魏故項
梁收回其五大夫將十人也師古云別將謂小將別在
他所者則著此句無謂矣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
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
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將誰也曰
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憂矣案漢高之於諸將知
彼知己如此韓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非面諛
矣

餘筆卷三

文紀元年六月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錢氏攷異云
丞字衍案百官公卿表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
治國改丞相曰相景紀同令尙在後三十五年此丞字非
衍史記亦有

元紀初元三年四月乙未晦攷異云四月乙酉朔乙未
十一日晦字衍翼奉傳白鶴館災不云晦案錢說是也
五行志亦無晦字

古今人表秦女妨攷異云妨史記作防案此疑傳寫誤
後文亦作防

倉貨志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師古曰改
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爲金之名數也案孟子書言萬鎰

千鑑百鑑五十鑑鑑卽溢字則不始於秦并天下後
五行志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案以洪
範牽合雒書始於劉歆與以先天圖牽合周易皆治經
一大蔽障也

京房傳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呂風雨寒溫爲候注
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
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案爻主一
日則六十卦爲三百六十日故下文云餘四卦也注中
六十四卦四字衍

魏相丙吉傳願陛下與昌平侯案昌平宜倒注不誤

宣元六王傳建初二年案二字誤水經汶水注引作三

餘筆卷三

二

年與哀紀合廣本正作三

儒林傳繇是有翟孟白之學依次當作白翟孟字疑衍
匈奴傳每漢兵入匈奴案兵當爲使

外戚傳後客子偏案偏卽王徧也上文作徧 數禱祠

解案此當爲禳解之解師古音懈非

王莽傳功能爲忠臣宗廣本能作德是

管子牧民篇務在四時案下文屢言四維此時亦維字
之誤 明鬼神祇山川祇當作祇祇敬也下云不祇山

川則威令不聞 恭祖舊祖當作故尹注非 滅不可

復錯也我友楊峴云錯置也非衍 不蔽惡則行自全

全疑當作正

形勢篇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案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案此卽不行其野不違其馬之的注不字當依注作未無疑 失天之度雖滿必涸後解云地大國富民眾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案此卽上文所云曙戒勿怠後稷逢殃朝忌其事夕失其功也

乘馬篇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案孟子言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與此同意 樊棘襍處王

餘筆卷三

三

云木無名樊者樊當作楚案小雅青蠅止于樊毛傳樊藩也樊从爻林取交積材之義雖非草木而亦近草木下二章止于棘止于榛比類而及安知非草木名 五尺見水不大旱案上言十仞下言十一仞五尺間在中相去太遠疑尺字亦當作仞涉下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而誤孟子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十仞十一仞爲極深矣 故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忘當作亾此卽形勢篇所謂朝忘其事夕失其功亾卽失也爲與貨韻 幼官篇春政秋政皆九十六日夏政冬政皆八十四日合爲三百六十日然則其五日四分之一歸之中央乎五輔篇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丁君謂引當爲弗是也謂

交爲狡之借字非也上下交弗猶孟子言上下交征利
由合篇扶撥以爲正案撥傾也與正反對大雅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撥列女傳孽嬖篇引撥作敗傾亦敗也
適善備也僂也丁云僂與遷同是也竊謂備遷連文也
字衍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案此管夷吾
自解不死召忽之難也後鳥飛準繩意南意北之喻亦
然

八觀篇岷家無積而衣服脩案脩疑當作備民毋遺
積者其禁不必止案不必疑當倒下六宮垣不脩戴
云脩當爲備案下文正作備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
不可以外通案大字疑衍或夫字之譌後人見上句作

餘筆卷三

四

大城遂亦於郭下增周字亦衍也入朝廷觀左右求
朝之臣雜志云求卽本字之誤衍案王說是也本朝對
下外勢而言

大匡篇使彭生乘魯侯脅之案脅之謂摺其脅也楊子
雲法言效之云卒眼之遂爲員興宗所譏見辯言公子

彭生安敢見案公子二字涉上而衍或曰明年尹注

襄公立之明年案據下入國之文則非襄公立之明年
矣蓋異間之誤觀後敘宋夫人亂乎尙可以待案此

待字亦當解爲禦見禘志好邇而訓於禮案邇當如

戴說作遜訓當讀爲馴無國勞母專子祿案二語相

對國字疑亦作專專勞者詩所謂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賢亦勞也 士庶人母專棄妻案專下疑脫安字上
云諸侯母專立妾以為妻 不聞敬老國良戴云國疑
圖字誤案戴說是也書盤庚上云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而違老治危案危乃詭之借字

小匡篇比耒耜穀芟穀宋本作殺穀芟齊語作耒芟草
注耒拂也所以擊草芟大鎌所以芟草也案說文拂擊
耒連枷也古从木从手之字每相亂耒从耒亦俗作尹
注芟音捶義與筆近疑所見本作筆亦擊耒之義然則
管子本文蓋作耒耜耜芟而國語注擊草亦當作擊耒
也 罷女無家案此即諸葛武侯所謂棄女不入門也
霸形篇宋伐杞狄伐邗衛而君之不救也臣請以慶案
之不疑倒慶蓋憂之誤與上桓公言樂相對尹注云以
不救為慶非也然間其伐而不救至其危而始謀此其
所以為霸術也

餘筆卷三

霸言篇德共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案取疑霸字之
誤以上下文證之自見 疆國眾合疆以攻弱以圖霸
疆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疆國眾而言王勢者愚人
之智也疆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案此兩節正
相承以疆國眾疆國少為文疆國眾宜圖霸疆國少宜
圖王相反則皆病據此益可證宋本首節作弱國眾之
誤而戴暱宋本之非 伐過不伐及及上疑脫不字
其失之也以離疆案此孟子所謂小國師大國而恥受

命勇者也

君臣篇上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案上也字疑衍

不言於聰明於字衍句法與上不言智巧一例而

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者也案既已設法四

字疑衍下有五橫案橫當作衡注亦同下文云朝有

定度衡儀以尊王位從順獨逆從正獨辟尹注從作

眾是量實義美義讀為儀與量字對亦通作議非

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茲是二字皆當衍其

一蓋或作茲或作是校者兩存之先王善牧之於民

者也案牧疑收字之譌故下文云夫民別而聽之則愚

合而聽之則聖信以繼信善以傳善案傳猶繼也戴

君謂傳當為傅非

餘筆卷三

君臣篇下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案刑當

為形人道進退而刑道滔趕案此刑字亦當作形尹

注滔充也趕謂逡巡曲也疑趕當作迂下文云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

則迂刑罰亟近也案亟近謂速斷後文云故正名稽

疑刑殺亟近則內足矣

小稱篇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丁云嘗

試二字涉下而衍是也又云古音之真對轉遜與利身

為韵案之真古不通轉利亦非之部去聲遜與身亦不

同部則不得其身與上則不失於人矣為對身下疑脫

矣字不諱其君不毀其辭宋本毀作諱是不諱其辭

此條在首

此條四稱篇

謂讜言也

侈靡篇而死民不服案當作而民死不服 必從是嚮
亾乎尹注嚮卽鼻字也案字書無嚮字亦無鼻字疑鼻
字之譌鼻有迫義危迫也 中寢諸子案戒篇作中婦
諸子婦字與寢字形相似疑寢字是

心術篇上大道可安而不可說尹注夫道者無形無聲
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則無緒可言
案依注則安乃案之借字大字疑本作夫 不虛則作
於物矣件卽上趁字

白心篇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案此卽莊
生所謂爲善毋近名爲惡毋近刑也尹注提提謂有所

餘筆卷三

七

揚舉也是矣乃又曰欲爲善乎則人以我謙退無所舉
則自相矛盾 持而盈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
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案此卽老子所謂持而
盈之不如其已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管子一書多
糞道家言史公以老莊申韓同傳有以也

水地篇是以水集於玉案此集字亦當爲準

四時篇其德瀆越温怒周密案温怒不辭尹注云雖復
陰怒當節之以温殊詰絢温疑韞之誤

勢篇既成其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朱本代作伐案尹
注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逆取順守者也
則人何能代之乎紬其義則注亦作伐今本皆誤

治國篇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案小匡
篇言士農工商各恆其業此篇專論務農重粟所謂四
民交能易作亦各事其事百無道相過猶言不相爲謀
尹注乃云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士業失之遠
矣如此則下文何云民作一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
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案此文蟬聯而下
管商韓非多有此文法戴校引吳說謂當作得均則姦
巧不生非

內業篇不可止以力案止猶過也尹注謂力止之氣愈
去非 折折乎如在於側折字當讀如檀弓吉事欲其

餘筆卷三

八

折折爾之折鄭注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釋文折
大兮反是也繹上下文自見尹注折折明貌丁說卽哲
哲之借殆不然

小問篇小以吾不識尹注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疑
小乃齊字之誤 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案莒本闔口
音開闔二字疑當互易

度地篇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犯疑治字之誤上
文云五害已除人乃可治

地員篇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
九尹注一而三之卽四也此說殊謬先主一者謂全弦
也三之者三因之蓋分其全弦之度爲三分也於是又

三因之則三其三分而爲九又三因之則三其二十七而爲八十一蓋自始至此其爲三因者四次矣故曰四開以合九九也四開猶云四三之

漢書律林志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

實祀陝祀字不知何字之誤其民夷妬不辭尹訓妬爲好亦未知所出

離騷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渠獲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同調爲韵或謂本于小雅之車攻未知其果有意否然古人文辭固不免於薰染如宋玉神女賦惆悵涕泣求之至曙本於悲回風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陸士衡辨亡論全摹賈生過秦論李習之知鳳說本於韓退之獲麟解送馮定序後段本

餘筆卷三

九

於送董召南序蘇子瞻後赤壁賦結語本於李習之解江靈未暇悉數也

九歌大司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阃案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注謙慤貌也遯猶蹙蹙也楚詞之齊速卽玉藻之齊遯故戴東原氏屈原賦注訓齊爲疾王叔師乃訓戒俗本遂誤爲齋洪興祖補注云齋戒以自敕失古義矣或問如此則與君何義曰此卽上所云踰空桑兮從女也又少司命云與女沐兮咸池河伯云與女遊兮九河與女遊兮河之渚涉江云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意略相同今案齊亦升也

見卷一

汪杜詩者世傳錢箋然未爲盡善循覽所及輒識之
奉贈韋左丞丈章以先世之誼呼之爲丈貌爲好賢實不能薦
遠徒誦佳句蓋不如李邕王翰之知人彈冠之喜虛願
百快快以去終南之外無所戀也殘杯冷炙一飯之德
不可無以爲謝故作是詩非猶有望於韋也 它本異
同可兩存者自宜注然如甫昔少年日之少一作妙王
翰願卜鄰之卜陳作爲自謂頗挺出之出一作生白鷗
沒浩蕩之沒一作波皆謬誤而猶存之何也全書此類
甚多姑舉其例後不復出

行今夕馮陵大叫呼五白注引三白三黑爲榘案携蒲止

五木安得有三白三黑李習之五木經白三元二曰擲

餘筆卷三

十

白二元三曰擲此云榘蓋卽彼經所謂牛三白二之擲
也今俗本誤作牛三白三程大昌旣承其誤又誤爲三
白三黑李集非僻書漫不加攷爾

白絲行春天衣著四語形容盡致筆墨俱飛其實從萬草
千花句來此謂裁縫減盡針線迹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一結不復迴顧正是對此茫茫百端交集承

第四句來全篇主意在此淺人瞽說紛紛徒令杜公一
笑

示從孫濟首四句寫出殘杯冷炙到處悲辛形景無論外人
卽同姓亦不免

曲江三章著筆無多而氣象縱逸尺幅有千里之勢微杜公

誰能爲之

麗人楊花四句案古樂府雞鳴篇末桃生露井上李樹

生桃旁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與上絕不相關而未

二句云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則不接之接蓋隱語

別有所指此詩似從彼出

樂遊園歌此應酬詩也木瓢以為雅鞍馬以為豪如此而已

若憐杜公若傲杜公杜公視之亦殘杯冷炙類百獨立

蒼茫何足與語哉

漢陂前路一平一險兩兩相間中間合成一片末路蓋

是燈光水光上下交映作者讀者心目皆搖咫尺雷雨

天作陣雲乃實境昨夜遊秦淮因悟此

餘筆卷三

漢陂西南臺效康樂而本色自不可掩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坡陀金蝦蟆六句亦麗人行筆意錢箋得

之

沙苑末四句是杜老獨造之境無弟二手可到

哀丁孫參差錯落看似語言無次而一種悲涼感歎滿眼

淚痕自在意言之外此謂天地間至文

大雲寺贊公房絲履氎巾蓋贊公以人所施者贈公故歎其交

情之如新然而公之窮可知矣 晤語契深心那能總

鉗口蓋世事艱難不欲置吻傷心之極而贊公之言有

深相契者不能不一傾吐也

蘇端薛復筵前段屑屑文章名譽至後一槩抹殺所謂

簡薛華醉歌

身後千載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而其滿腔懊恨卽已從
垂死四句中伏根非眞曠達也

述步歸行須公櫪上追風驟案後漢書列女傳蔡文姬請追

赦董祀曰公廩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

濟垂死之命乎此用其意

病後遇王老馬爲駒信不虛案角弓詩老馬反爲駒不

倚飲贈歌顧其後言其老而貪得舊注謂反如駒之健啖與杜意

合錢詆其撥棄傳箋迂矣

新婚邙風擊鼓之三章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

手與子偕老其四章曰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

不我信兮王肅以爲從軍者與其家室訣別之詩此篇

深得其意

餘筆卷三

三

遺興弟四首卽承上章所云蕭京兆而言

後出封氏間見記權皋爲范陽節度使掌書記祿山男

慶和尚至皋在京親疑視禮會畢知祿山有異謀出路

託疾詐死家人載喪以歸上京復肅宗發詔褒美拜起

居郎辭疾不赴皋以崎嶇喪亂脫身虎口遂無宦情在

江外七年卒此末章所云疑卽皋

述古鳳皇蓋指李鄴侯 邪羸之邪讀爲餘餘羸同義

張平子西京賦邪羸優而足恃五臣注邪僞也又云欺

僞之利自饒足恃也讀邪爲似嗟切而善無言若溪漁

隱遂引之以說杜詩大謬

又觀打魚常事耳而寫來如史公書楚漢爭衡范史書
昆陽之戰筆力肆橫極矣卻又不費浮烟浪墨日暮二
句正如顏魯公書力透紙背又接干戈二句真到二十
四分當觀其胸次如何勿徒賞其筆力
桃竹杖引杖兮杖兮云云所以戒章仇也此老口中總無閒
言語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此皆二句跳出題外末段亦然自杜公
開此法門後世頗有效顰者神氣去而萬里無其胸次
故也

丹青每下一筆必有異樣光采細思之亦在人意中不
知何以他人寫不到而先生獨能之杜詩全部皆然不

獨此篇也

餘筆卷三

三

三絕作者自題爲絕句而編詩者以爲古詩可笑

柴門起云迴首望兩崖末云迴首猶暮霞恐有誤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案宋史樂

志教坊所奏十八調中呂宮曲黃鍾宮曲皆有劍器一

調又中呂宮曲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調亦有劍器

一調然則劍器是宮調曲名歌者歌而舞者舞也據注

所引明皇雜錄歷代名畫記竝以劍器渾脫連舉疑渾

脫亦舞曲名觀詩中絳脣珠袖及玳筵急管句顯是

兼歌舞據沈存中筆談劍器非劍別是一物

夜歸堂前把燭噴兩炬注噴一作喚噴喚皆不可解疑煥

之譎

遺自喜遂生理花時甘溫袍甘下注刊作賞賞疑質之

遇

過津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此即解憂篇減米散同

舟意

冬日洛城北謁禁禦注一作禦錢引羽獵賦禁禦所營

應劭曰禦止也謂禁止往來案作禦是也說文作籥漢

書作籥見宣帝紀蘇林曰折竹以繩縣連禁禦使人不

得往來律名為籥禁籥與上元都對作禦者爛文錢說

非

贈特進寸長堪縑縑謂薄技寸長皆蒙拂拭也謬本長

作賜可發笑此等亦注之直不辨黑白

送許八拾遺歸江南觀省甫昔時常客遊此杜公遊江

甯年譜不著惟壯遊詩有東下姑蘇臺句譜繫之開元

十九年年二十三疑在其時壽酒樂城隍注一作幾

日賽城隍案易泰上九城復于隍說文隍城池也有水

曰池無水曰隍玉篇云隍城下坑也城隍固宐有神勇

司之然不得即謂其神曰城隍而俗偁城隍神之廟曰

城隍廟觀此詩則唐時已然

奇岳州賈司馬六丈巴末句志在必騰騫案騰騫之騫

在元韵此詩通篇押先仙張騫在仙

已押

餘筆卷三

古

兩梅南京西浦道注西一作犀荇溪漁隱云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案唐之犀浦今爲郫縣

漫成讀書難字過謂遇疑難之字不復研究也即不求

甚解之意

江上他水如海勢聊短述老去詩篇渾漫興案興字本作與昔人曾

言之與讀爲預漫與謂隨手作之承上起二句而來言

今老矣不能作佳句也姜堯章清波引新詩漫與與字

押韵正用杜詩蓋所見本猶未誤又前齊天樂幽詩漫與

戲爲六絕句才力應難誇數公誇疑當跨

江頭五詠麗春此詩前二韵去聲後二韵轉平聲不當編入

近體蓋作者因寄所適信筆直書忘其爲古爲律編詩

餘筆卷三

五

者牽於同時五詠不能分隸百弟一首丁香用去聲亦

此例又案卷二早秋苦熱堆案相仍卷五光祿坂間山

閣水卷七秋風二首皆在古律之間此非分體編詩者

所知

贈崔十三飄飄西極馬來白渥洼池颯颯定山桂低徊

評事公輔此用隔句對雙起變體也對句作颯颯則首

句當從吳本作飄颯而蒙叟不覺隔句對雙起白集遂爲格詩

示獠奴陶侃胡奴事見太平廣記當作陶峴在偽坡注

前

課小豎鉏鉏舍北果林枝山雉防求敵敵疑匹字之誤

蔓荒穢淨詒移牀二首然防字仍不可通疑當作妨

臨峽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今字疑當作來或云吟字
爛文

秋興八首每依北斗望京華南注一作北案長安在夔州之

北故云北斗月三首之一云故園當北斗直指照先秦

不啻自下注脚矣末二句承首句來言自日落至夜深

也 一日江樓坐翠微一日猶言盡日也釋山山脊岡

未及上翠微郭注近上旁陂意謂近山脊也與山顛相

連而不可到者既云江樓則非身在翠微坐字疑當作

望艸書形近姚惜抱以坐字不通改爲江頭故趾適屨幾迴青瑣照朝班

照注一作點案點字是也點與玷通今譌爲照不知蒙

叟作何解 白頭吟望苦低垂吟字毛西河謂當與上

餘筆卷三

六

句昔字對姚惜抱今體詩選從之是也

秋日夔府詠懷常時弟子傳常疑當字之譌

詠懷古跡五首古廟松杉巢鸛鶴上云野寺此不當復云古廟

疑古樹之誤

諸將五首朝廷袞職雖多預注云一作誰爭補案雖多預雖

似率誰爭補則小兒語矣

復愁十首人煙生處僻處僻注云一云遠處案据此則處

僻二字當倒與下新蹄對

冬早霞隨類影隨類謂隨物象形也一本作隨淚則不

可解且與下淚字復

熱三首被褐味空頻褐注一作喝案作喝是也謂中暑氣

故食皆無味若作褐則患瘡而寒矣

朝二首蒲帆晨初發帆字去聲使風也今與下扉字對且

連蒲字則借實義

憶鄭南此玳蓋僧名而詩似祇言伏毒寺所在

戲作俳諧體遺問二首夢溪筆談據士人劉克寬案夔州圖經

峽中人以鸕鷀捕魚謂之烏鬼然則蒼烏鬼謂蒼鸕鷀

也錢箋繁偁博引證為巫鬼之鬼何以解蒼字 舊識

能為態新知已暗疏寫薄俗微而顯

過客相尋客至罷琴書見無客之時惟以琴書自遣耳

魚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此鱒鯉魚也前俳體詩處

處食黃魚卽此 當有所指

餘筆卷三

七

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雨洗平沙靜靜當為淨字之譌

吳李尚書之芳茗溪漁隱叢話据舊唐書廣德元年遣李之芳

等使于吐蕃為虜所畱二年乃得歸故云奉使失張騫

贈韋七贊善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錢箋云此

謂楚之洞庭也陶朱中男殺人囚於楚張華曰陶朱公

冢在南郡華容縣西故知非吳之洞庭也案上句南遊

云云固未知其為吳為楚此所云范蠡船不過用五湖

事耳何必實以中男殺人及陶朱冢然則蒙叟之於詩

果矣夫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韵復寄寇黃帽待君偏箋引師古曰刺船之郎

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案黃帽猶言黃冠發劉郎

浦詩云黃帽青鞋歸去來此杜自謂引鄧通傳注殊覺不倫

曝書亭集寄查德尹編修書富平李天生論少陵七言近體一三五七句用上去入三聲必隔別之莫有疊出者蒙問是言與李十九武曾共宿京師逆旅誦少陵七律惟八首與武曾言不符鄭駙馬宅宴洞中云春酒杯濃琥珀薄誤疑茅堂過江麓自是秦樓厭鄭谷疊二入聲江村云老妻畫紙爲棊局多病所須惟藥物疊二入聲秋興云織女機絲虛夜月波漂菰米沈雲黑疊二入聲江上值水云爲人性僻耽佳句老去詩篇惟漫興新添水檻供垂釣疊三去聲題鄭縣亭子云雲斷岳蓮臨

餘筆卷三

六

大路巢邊野雀羣欺燕疊二去聲至日遣興云欲知趨走傷心地無路從容陪語笑疊二去聲卜居云已知出郭少塵事無數蜻蜒齊上下東行萬里堪乘興疊三去聲秋盡云籬邊老卻陶潛菊雪嶺獨看西日落不辭萬里長爲客疊三入聲久而覩宋元舊雕本暨文苑英華證之則過江麓作出江底多病句作賴有故人分祿米夜月作月夜漫興作漫與大路作大道語笑作笑語上下作下上西日落作西日下由是推之七月六日苦炎熱第三句用蠍字作苦炎蒸者是謝安不倦登臨賞第七句用府字作登臨費者是循此說以勘五言雖長律百韵諸本字義之異可審擇而正之

案竹垞之言如此今以推之五言如登兗州城樓疊日獄二

入聲獄一本作岱是也重過何氏其五疊宿色二入聲色一本

作疊是也奉謂贈集賢院崔氏學士疊雜闕二入聲一本猶契闊

作連瀕洞是也崔氏東山草堂疊靜響二上聲靜疑當作淨夜

疊散遊二去聲遊字樊作達是也歸燕疊序訪二上

聲訪一本作誤是也惡樹疊有者二上聲者一本作木是

也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疊笑縣二去聲一本首句作老被

樊籠役是也居疊海左二上聲一本左作北是也此外

或有兩收之聲可以通用然二疊三疊者不少未必盡

拘要不可不知故附於此

姜堯章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卷一皇朝鏡歌鼓吹曲十

餘筆卷三

五

四首琴曲一首卷二越九歌十首卷三令三十二首卷

四慢二十首卷五自度曲十首卷六自製曲四首又別

集一卷十八首乾隆己巳我郡張弈樞所刊自序言王

子春客都門與周子耕餘過澹慮汪君見陶南邨手抄

本為樓觀察敬思所珍藏者因錄副焉戊午秋耕餘以

抄本見屬質之黃宮允唐堂厲孝廉樊榭陸大令恬浦

重加點勘而與姚徵士鱸香商定付梓全編字畫放宋

頗端秀琴曲旁著指法越九歌旁著律呂卷三鬲溪梅

令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卷四霓裳中序第一

卷五自度曲卷六秋宵吟淒涼犯翠樓吟皆著譜字凡

箸旁譜者皆著宮調名此板後入南蕩張氏書三味樓

飽白蟻矣同時又有揚州鉅商陸鍾徽刻本亦云出自樓敬思大略相同而歌曲之外增輯白石詩三卷詩說一卷大樂議一卷當時唱酬詩一卷亦放宋板而其譜式以意改竄每失故步此板後入江鶴亭奉宸家再歸阮文達公道光癸卯燬於火揚州別有知足不足齋刊本字形較寬止有歌曲又有戴氏長庚所著律話全載姜詞旁譜易以正字歲乙巳文達以陸本寄示屬刊入指海乃合各本校之覺總不如張刻之善然張刻亦不能無舛誤聞世間尚有宋嘉泰刻本欲求得一校因循未遂逃難出走書沒賊中壬戌夏夏君貫甫今得此本於滬市以見詒猶張刻也攜之行篋憶前所見隨手

餘筆卷三

三

錄記不忍翫置姑存之

卷一聖宋鑄歌吹曲聖宋自作皇朝吹上脫鼓字當依目補

因事

製辭曰導引曲十二時六州歌頭皆用羽調音節悲促案宋史樂志自天聖以來

帝郊祀躬耕籍田皇太后恭謝宗廟悉用正宮導引六州十二時凡四曲其後祫享太廟亦用之大享明堂用黃鍾宮凡山陵導引靈駕獻章懿皇后用正平調仁宗用黃鍾羽神主還宮用大石調凡迎奉祖宗御容赴宮觀寺院并神主耐廟悉用正宮惟神宗御容赴景靈宮改用道調熙甯中親祠南郊曲五奏正宮導引奉禋降仙臺祠明堂曲四奏黃鍾宮導引合宮歌皆以六州十二時然則導引十二時六州不皆用羽調與姜此序不

合

上帝命十世之後乃復其天案高宗着孝宗於宮中為太祖七世孫此云十世疑字形相近而譌

案歌云淮海濁老將戾濁字不誤宋志作淮海清

誤

皇威暢百萬濯疑躍字之譌

愁鱗濯春水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案琴正宮調以一弦為倍徵二

弦為倍羽三弦為宮四弦為商五弦為角六弦為少徵

七弦為少羽乃變之遞緊五七四六各弦至弟四變而

六弦皆緊惟弟三弦未緊謂之慢角調者琴家蓋以弟

三弦為角弦故也慢四一暉取二弦十一暉應琴家

餘筆卷三

三

以四弦為黃鍾正徵林鍾今慢一暉則退位為黃鍾變

宮應鍾也側商即二十八調之大石調乃黃鍾一均之

商調而云側商之調久已蓋據琴曲而言故自不同

案左上角六字乃左手指法當作大今作六者字形

相近而譌凡譜中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

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瑟

作零乃索鈴也本或作零律話以為一下八吟恐非

此字誤當作瑟乃從頭再作也案此下有泛聲一段

所記字大略與首段同但取浮音耳蓋即此所謂從頭

再作陸本誤以此字對首段末顧字謬甚

案此字上有正字則泛聲已止此字既用散聲則非

泛聲當移對下段世字而下段世字所對英字以下皆當降一格今因英字誤入泛聲之末下段遂遞佔上一字而末段歡字所對筵又移對素字歡旁譜字遂空重校刊者宜移正

右帝舜楚調案此章旁譜用黃太姑蕤林南應七律依後諸

歌例題下當有黃鍾宮三字於二十八調為正宮

在竈文選靈光殿賦竈竈垂珠善注說文竈物在穴中

貌竈亦竈也案竈竈蓋連語說文無竈字疑祇作吒因

竈而加穴今竈又因竈而增口矣右王禹吳調夾鍾宮案此調

用夾仲林南無黃太七律於二十八調為中呂宮

壺觴有酌樂有魚酌當作耐右越王越調無射商案此用無黃太姑仲

餘筆卷三

三

林南七律於二十八調為越調

太南此載字誤近番禺陳氏聲律通考作應是右越相側

商調黃案此調用律與帝舜章同於二十八調為大石

調

右項王古平調無射宮案此調與越王章同於二十八調為黃鍾

宮

白馬駢兮馱當作馱陳本不誤汨子從天汨當作汨

右濤案此調用夾仲林南無黃太七律題下當有

夾鍾商三字於二十八調為雙調

右曹娥蜀側調夷則羽案此用夷無黃太夾仲林七律於二十八

調為仙呂調

右麗將軍高案此當用林南應大太姑蕤七律而譜無
平調林鍾羽
大字是去變徵聲也沈存中筆談記林鍾均四調亦不
及大呂而有下五則有清變徵陳本於第二句躍旁太
字作大豈別有所攷邪此於二十八調為高平調

右旌忠中管案中管商調者以南呂一均為夷則之中
商調南呂商
管也當用南應大夾姑蕤夷七律而譜有太清疑誤

予青衿兮 予當作子陳本不誤 右蔡孝子中管般瞻
父為史 般瞻調大呂羽般瞻

隋志作般瞻即般涉調也曰中管般瞻調者案張叔夏

詞源列八十四調以大呂一均為高宮而太簇一均為

其中管堯章大樂議則以大呂一均為黃鍾均之中管

故此調用大夾仲林夷無黃七律則太簇一均轉為高

宮其實一也

餘筆卷三

重

古今法案翦譜諸字合作△詞源同疑本作△西四竝作

マ詞源西作マ正一竝作一詞源一作一上作么亦或作

乃上字艸書也勾作し詞源同案此字當時樂工以配

故合其字形以為記號然姜詞有翦譜者惟高平調之

玉梅合及角招皆用蕤實勾字餘譜中有者皆形近

而講如入門尺作八詞源至工作工詞源至工作凡

作川詞源凡作川六作久疑本作入六艸書也至五竝作

め詞源五作め五作五即緊五作み詞源又案詞源管色應

指譜有吠住大住小可擊折以打諸記號此翦譜亦有

悉正以待知音

簾笛有篋譌篋

折字 鶯聲繞紅樓案近有上去二音無平聲此音疑誤

近前舞絲絲 案仙呂調乃夷則一均之羽與越九歌曹娥

章同用至瓦合四上上尺六五五好旁案么乃本調

殺聲以乃拍號非凡字凡旁譜有省字者放此綠旁

此卽一字折後放此

鶯鴉天一昨階疑街

杏花天 案此詞不注宮調以其所用字及殺聲推之則中

呂調也是為夾鍾一均之羽用上上尺工瓦合四六五

五風旁疑當如後段歸旁作了舞旁無此式疑當

作介

餘筆卷三

五

醉吟商 案此詞亦不注宮調據其名偶及序云雙聲則

雙調也與越九歌濤之神同是為夾鍾一均之商用字

與杏花天同 吳垞五總志馬氏南平王時有王姓者

善琵琶忽夢異人傳之數曲仙家紫雲之流亞也又云

此譜請元昆刊石于甲寅之方與人世異者有獨指泛

清商醉吟商鳳鳴羽應聖羽之類案如姜序不過舊譜

失傳偶得之於老樂工耳吳說近於妖妄

玉梅令 此與越九歌麗將軍章同為林鍾一均之羽用

尺工川酉四一勾五五香旁案林鍾均不用合疑當

如後段花旁作人梅旁案林鍾均不用五疑誤日

么案林鍾均不用上疑誤

亮溪沙弟二
呼之不出
又弟五
蠟譌臘
我友汪曰楨云不當作其

覽花
又弟五
蠟譌臘

寬裳中據序
商調益夷則一均之商也用三五合四

下上尺六五五
叶韵處多脫拍字譜亦多淆亂無可

整理
齊天樂
侯譌俟

館吟
天樂
侯譌俟

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子欲以平韵爲之案心

字融入去聲則撲字不能不轉爲平矣又案此詞前結

佩字固去聲而後結影字乃上聲然則叶平韵可不拘

邪
風與筆
駛譌駛

一萼
紅想垂楊
楊一本作柳與前段語字合

還
曼萬絲金
餘筆卷三
五

須情梁上燕
趙聞禮陽春白雪本上作閒與前段莨字

合
清波引
新案與字叶韵與起處同前齊天樂漫作謾

詩
漫與
案與字叶韵與起處同前齊天樂漫作謾

下
詩
漫與
案與字叶韵與起處同前齊天樂漫作謾

琵琶仙
吳都賦云戶
顧千里云此李庾西都賦見唐文

藏烟浦
家具畫册
顧千里云此李庾西都賦見唐文

玲瓏四犯
漫嬴
嬴譌嬴
下探春慢摸魚兒兩闋同誤

得天涯
羈旅
嬴譌嬴
下探春慢摸魚兒兩闋同誤

解連環
小案移乃擲字之譌

喬遷
斃慢列
此與前段秦淮貴人宅第句同而缺一字

或移下句首做字
轉韵不知此句本不須韵文義又不

通而下句仍缺一字
雖宋人亦有六字句者而與本詞

前後又不合

揚州慢案此與越九歌王禹章同是為夾鍾一均之宮

用一上尺工凡合四六五五

窺旁疑久字爛文

後前

兩結么此可疑非五字蓋一下拍後長亭怨慢兩結皆

同又凡菊譜上下皆兩字者放此

淡黃柳正案此為仲呂一均之羽用上尺工凡合四一

六迥

石調此與越九歌越王章同為無射一均之商用瓦

合四一上尺工六五

贈香仙此與下疎影皆夷則一均之宮用瓦合四一

上尺六五五

餘筆卷三

美

借細衣案此即黃鍾宮也與越九歌項王章同為無射

一均之宮用字與石湖仙同

角招黃案二十八調之七角乃借用變宮此則黃鍾之

正角用合四一勾尺工凡六五宋仁宗樂髓新經及詞

源所列八十四調有之

吹香案史晨後碑吹作尔故

譌為吹然疑吹乃冷字誤也

更繞西湖汪曰楨云西字衍校者誤以菊譜各升一字

柳菊遂缺譜趙虛齋此句作苔枝上翦成萬點冰萼止

作九字可證也

微案此亦黃鍾正徵不在二十八調中用字與角招同

黃鍾徵雖不用母聲亦不可案此詞八用合字七用

多用變徵蕤賓變宮應鍾聲

凡字五用勾字不爲少矣

然無清聲只此詞又屢用

六五 蔡條鐵圍山叢談時燕樂告備因作徵招角招

有曲名黃河清壽香明者極韶美次膺作一詞云云案

此卽丁仙現所譏落韵者也晁端禮黃河清詞今見彼

集與此詞句調亦略近然則姜雖自度曲實藍本舊腔

耳今附於此晴景初升風細細雲疎天淡如洗檻外鳳

皇雙闕蔥蔥佳氣朝罷香烟滿袖近臣報天顏有喜夜

來連得封章奏天河澈底清泚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

上穹頻降嘉瑞大晟奏功六樂初調角徵風乍轉萬花

覆千官盡醉內家傳敕重開宴未央宮裡

自製案自製曲與自度曲何所異必分二卷若如卷末

餘筆卷三

三

湘月則仍舊調過腔非特撰也

秋霄吟 霄當作宵越調見前 案此詞乃雙拽頭自古

簾空至箭壺催曉爲一疊自引涼颺至暮帆烟草爲一

疊旁譜皆同 我友蔣敦復說同

淒涼犯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 案

字誤所謂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者

雙調是夾鍾之商道調是仲呂之宮夾鍾用上上尺工

瓦合四六五五仲呂用上尺工凡合四一六五而皆住

聲於上字所不同者惟凡與瓦耳故可相犯 亦曰瑞鶴仙影

此與瑞鶴仙句調亦大同小異

翠樓吟 霄當爲雙雙調見前 情旁當如前段樓旁作

勿味下脫拍當移仗旁了補之么又八各當移上一格
對仗酒祓三字愁旁約誤合二字爲一當移么對清勻
對愁與前看檻曲縈紅五字同案凡前後徧除換頭外
多相同或脫落或錯互致不可辨耳姑發凡於此

湘月卽念奴嬌之兩指聲也於雙調中吹之案雙調者夾鍾之商住聲於上

字大倉調者黃鍾之商住聲於四字今云兩指聲者方

成培云上四之間隔一字也見所著詞塵案卷四目錄玲瓏

四犯注云此曲雙調世別有大石一調今卷內玲瓏四

犯下無此注而說與此序相合蓋當在此調傳者誤耳

又案碧雞漫志念奴嬌又轉道調宮高宮兩指亦謂之過腔見

晁無咎集案晁無咎琴趣外篇消息注自過腔卽越調永遇

餘筆卷三

天

樂不知度入何調過腔蓋卽曲家翻調

嘉泰壬辰至日刻于東巖之讀書堂雲間錢希武案宋甯宗嘉泰元年辛酉四

年甲子其明年改元開禧凡三年又明年改元嘉定以

迄十七年甲申無壬辰豈壬戌之誤邪錢希武雲間志

無攷張奕樞亦我雲間人陶南邨樓敬思皆曾作寓公

此本之流傳蓋有因也

上算子七拆得水鬢碧蘼花折謔拆

宋人詞集存於今者惟張子野柳耆卿分著宮調其有

旁譜者惟堯章此集耳據張叔夏詞源言其父斗南名

有寄閒集亦旁綴音譜今已不傳則此集實吉光之片

羽矣其中雖錯亂脫落就其可辨處尋之猶稍能領其

音節安得好事者重刊之庶不與寄閒集同歸泯滅乎
宋人歌詞以合四四五一上勾尺五工瓦凡配十二律
以六五五五配四清聲凡十六聲今人度曲以上尺工
六五配五聲以乙凡配二變而各有低聲高聲凡二十
一聲然皆不能盡用也以之配字各有條理故卽依旁
譜歌堯章詞必不能相合也

趙彥肅所傳開元鄉飲酒十二詩譜皆一字一聲朱子
譏之然堯章旁譜亦復如是今之水磨腔則有一字數
聲者取其曲折盡致意卽宋人所云纏聲然則朱子所
謂疊字散聲者當時蓋亦有之殆以其近於繅手淫聲
故不取與

餘筆卷三

完

今樂七字不知始於何時或舉大招四上競氣極聲變
只謂卽宮逐羽音之意然競氣自屬吹唱宮逐羽音見
段安節琵琶錄則爲弦音恐非同義案隋志蘇祇婆論
琵琶七聲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般贍卽般涉
五卽四之高聲於次第六則以五配羽此其一證

